ETD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十七 志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舊丞相府志

入西華門數百步更入重門又百餘武有大門
北嚮其高與諸宮殿等為三門以通中涓指謂
余此故丞相府也廣庭延袤老樹嵯峨其間已
而有堂巍然南嚮繇堂背以入中涓曰此相府
後堂也其壯麗亦可敵諸宮殿檜栢雜植皆數

拱餘東南一樹亦老矣曰此五穀樹也當初夏時其實若稻麥者則稻麥登為魚形則大水已復繇堂背入麓棟逾壯麗曰此相府庭中十檜皆兩列其本相距可十武而枝樛結為門若虬龍對攫奇怪不可名狀曰丞相所植也丞相為誰曰故僇人胡惟庸也樹之前數十武有胥井曰胡相於井傍鑿一孔別取甘酒轉注之詭謂醴泉出邀高帝親幸因而伏甲謀不軌者也自丞相府而西數百武復有門自西門而又西千武而始為西門樓則大內矣考之贈司禮監太監雲奇墓碑與中涓所稱者畧同奇南海人也以內使守西華門時胡丞相居第距門甚邇而欲謀逆詭稱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幸而伏甲以待奇偵知之亟走當蹕道勒上馬銜言狀氣鬱舌缺不能宣上恚甚左右撾箠亂下奇臂將折猶奮指逆臣第上悟登西皇城樓而眺顧見丞相第中壯士褁甲伏屏間數匝亟發禁兵捕擒之而後召奇氣絕矣詔贈

奇內官監左少監 賜葬大平門址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致祭嘉靖中守備高隆王堂等復上其事請于 朝特贈司禮太監加諭祭而少司空何孟春文其碑石與中涓所指稱正等但攷之 國史則謂惟庸以驕恣漸露不自安而會故所居定遠里第井忽生石筍水湧起數尺三世冢墓火光燭天遂以為已瑞有非分之覬會右丞相汪廣洋以巽愞不能持正外謫益自疑而其子嘗走馬衢道中誤踐人死 上怒欲使之抵償惟庸請納馬贖罪不許於是構故相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諸將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同謀逆節恐事露奏發之尚書商暠時謫為省吏亦發之 上親賜鞫皆驗惟庸與陳寧皆磔死節坐不早告亦死而姑寬善長史之紀茲事詳矣第不及醴泉出要 上臨而伏甲謀為逆也雲奇發惟庸逆謀功甚大而史逸之且又以府第醴泉溢為故里第石筍發井涌起數尺何牴牾若此第

上既登城樓覩伏甲掩捕之得反狀矣而又何假於涂節之告變也豈節以事發始首故不免於死耶然既謂之丞相府則惟庸妻子皆居之不應在西華門內而堂室之為層者三又軒敞無可藏蔽凡皇城直徼者一覽而當悉之亦不待雲奇之告　上之登而後見也甲士入西華門門者豈不之覺察將無丞相府私第始猶在故西華門外後西華而廣之併其第録故耶惟庸雖有寵見重似必不先賜第於中山王諸功臣且在禁中而又南嚮其高與宮殿等要或中涓狎舊聞謬指以為惟庸故第耳余故為志之而不敢飾其疑以俟後考

後舊丞相府志

舊丞相府云胡丞相府也既高大逾等而又在禁中南嚮余以為必非　高皇帝所賜若自治第恐必不敢或以為中書省則又誤按

高帝初下金陵即故行御史臺改為中書省居之其後稱　吳王徙居舊內而別立中書省以

居左右相國平章左右丞明年即　帝號徙居大內而舊內與中書省如故省中丞相以下至六尚書侍郎各有堂閣當不下數十而此特五楹二層耳縱旁有廢地東西僅百武不足以容諸公卿大夫也十三年革中書省析為六部仍析大都營府五之御史易臺而為院稍殺其秩後院建太平門外與刑部大理寺列今欲問故省府與臺之遺阯而不可復得矣豈即五府五部地耶然　上下金陵即有此省府及臺自當與舊內相近其後始卜　大內以就鍾山形勝居都城偏左一隅不應預建省府及臺於宮之兩旁也夫以　國家全盛二百餘年之蹟泯泯不可復究而況南宋之行在與李唐之故宮又至孫吳司馬晉宋齊梁陳千載之陳蹟耶然彼尚隱隱有一二可指數者而今乃不然即使不佞而欲繼平子太冲之緒握不律以叩掌故者其誰為我荅噫吾不意金陵之文獻僅僅如杞宋可嘆也已

錦衣志

客有徵錦衣事者不能詳余以所聞答之退而詮其語曰錦衣志

高皇帝初即位置司曰儀鸞掌侍衛法駕鹵簿使冠文冠十五年罷置司改設錦衣衛指揮使一人秩三品同知二人從三品僉事三人四品鎮撫二人五品所千戶五品副千戶從五品百戶六品鎮撫七品冠武冠所統曰將軍力士校尉人凡　上大朝賀宴群臣指揮自使而下得

介侍左右廷列其從校五百人夜則殺十之九入圍宿候指使　京師衛四十八獨錦衣金吾龍驤虎賁等凡八衛毋隸大都府稱親軍云而　上時時有所誅殺或下鎮撫司雜治取詔行得毋徑法曹其祿秩名號無以越異諸軍也乃勢則奕奕不啻過之二十年治錦衣事者失其名頗恣而舞文有所操舍　上徵其狀執退之悉火榜掠具又六年　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諸大小咸徑法曹終　高皇帝世錦

衣衛不復典詔獄稍稍夷它軍矣而　燕王初
起師師蕩山東度臨邑臨邑諸生紀綱叩馬首
請效　王與語悅之綱善騎射頗目法家言便
辟應對刻精詭秘耐逆鉤人意所嚮先發以為
績　王日益幸愛之既即位擢綱自忠義衛千
户為都指揮僉事治錦衣親兵復典治詔獄
天子既由藩國起以師膂憯大位内不能毋自
疑人人異心有所寄耳目矣綱覘之益布其私
距日夜操切陰計聞上　上大以為忠暱之謦
咳亡間即淇成諸公號元勲見則自匿引不敢
以身比數而綱小人也遂驕窮意為非行僚屬
指揮莊敬袁江千户王謙李春等故無賴曲侍
奉綱相緣借奸利數百千端　上久亦頗悟疎
之中貴素仇綱者白發其端　上令給事御史
廷劾下御史院按驗俱有狀　上大怒即日捕
誅綱磔於市仍夷三族而令御史院罪狀綱其
畧曰謹按故都指揮綱儇薄駔儈陰斂陽郤攜
拔蠆尾包藏虺心積稔惡極未易指數按綱前

咳亡間即淇成諸公號元勲見則自匿引不敢
以身比數而綱小人也遂驕窮意為非行僚屬
指揮莊敬袁江千户王謙李春等故無賴曲侍
奉綱相緣借奸利數百千端　上久亦頗悟疎
之中貴素仇綱者白發其端　上令給事御史
廷劾下御史院按驗俱有狀　上大怒即日捕
誅綱磔於市仍夷三族而令御史院罪狀綱其
畧曰謹按故都指揮綱儇薄駔儈陰斂陽郤攜
拔蠆尾包藏虺心積稔惡極未易指數按綱前

後使腹心幹偽為詔下諸司鹽場勒鹽四百餘萬還復稱一詔奪官舶二十艘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僦人牛立稿又即獄喝持大賈數十百家家索賂不等為黃金三百五十兩白金二千兩鈔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疋又挾詐取交阯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異寶二十枚奪民人倪貴等第舍莊宅十七所計直金三十餘萬匿縣官予民地八所直二十餘萬從籍故晉王乾沒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釧二白金鞍轡二又從籍故吳王沒琴瑟御龍服王冠還輙衣故王冠服坐高坐置酒命優童真保道真吉祥等效伎樂奉觴上壽呼萬歲徐勞卿等無恙敬舉卿之觴綱諸所用金裝八寶環八寶帽飾玉盞玉水池硯珊瑚犀毗玉束帶紅輔床玉石馬几咸飾交龍日月星斗度如乘輿副又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綱論棄市者輙將至家具洗沐好食食之陽為言見上赦若誘取金帛且盡更數日將至市煞之而先日以行刑報嘗喜

道姑陳氏姿首欲買置媵為都督薛祿所先怨之遇於　大內持鑊鑊祿首腦裂幾死祿懾噤不敢言又道恚都指揮啞失帖木不避誣持其冒賞事捶之死綱家蓄養亡命耗山劉等多造鐵甲弓弩萬計腐取良家子十八以下數百人充左右役詔選婕妤才人既試可令暫出待歲綱輒簿錄其尤者內之別以次塞莫敢問吳人故大豪沈萬三子文度萬三生嘗伏法　高皇帝籍沒其家所漏貲尚富而文度頗為人把持其短患之因綱舍人蒲伏見白進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文被一牀龍角一株奇寶十具異繒綺四十疋願得從聲御列為外府外廐歲致蘖六百石鈔二十萬貫醞百石布帛以時進食餌羞果以月進綱許之仍語文度吾後庭未充若為我吳中徵好者不為數文度因是挾綱什伍而分民間室亡誰何者綱自唯威日重重且迫　上冀得所欲當端午　上射柳綱私其司射鎮撫龐瑛曰我故射不中而子折柳鼓噪以

觀兵部尚書御史既射綱謬爲不中瑛折柳鼓噪竟射無糺者綱乃喜咤曰是無能難我矣按綱爲　天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擢綱髮不足數罪罪誠當萬死其僚指揮敬江千戶謙春鎮撫瑛比周爲綱誣罔當死并諸應從坐人以輕重受條　詔曰可頒示天下自紀綱誅終文皇帝世錦衣衛雖典詔獄畫可領諾而已焰中消不復能望綱矣　宣宗朝初理衛事者指揮使王鄧　上嘗燕見太師英國公張輔從容言公有昆季在可加恩乎太師頓首言主臣輒若軏者蒙　上大恩以臣故備近侍祿二千石然奢內好酒獨從弟兵部左侍郎信賢可使也　上召見信曰是英公弟耶趣武冠冠之遷錦衣指揮使予世襲信爲人潔廉於詔獄頗任云未幾出爲四川都指揮使信以部臣遷於職爲左頗不懌然自是　諸后妃尚主公侯中貴人子弟當授官者皆寄祿錦衣以才謂選遞進治事鮮世業矣　英宗初理衛事者指揮僉

事劉勉指揮使劉恭咸文無害 上年少中貴人用事者王振張甚弟山海俱緣振官指揮治錦衣事貴顯矣然俱盛年擁珍重漁色而湛飲多鬬雞擊鞠狗馬之好不事事頗推由馬順馬順者亦指揮也以義子事王振見必膝行蘧蒢戚施振甚暱嬖之國子祭酒李時勉有所忤振陰令順行其伐廟木事囊三木廟門久之始釋有雷震奉天殿鴟吻翰林侍讀劉球應詔上封事語多侵振振大怒而會編修董璘言太常用道流不稱請自為卿共祀忤 上下獄順榜笞璘使引球為具藁草即朝班中捽之出球不知所坐欵第曰若史振死我死即訴上帝耳竟與董璘盆使獄家人行求屍順故縻之弗得也而順有子年二十餘病羸久困矣欻起持順髮拳且蹴之曰死老奴令而異日禍隃我我劉球也順再拜謝不可俄而子死中貴人振以 上北伐虜也先陷土木敗聞時 郕王監國朝群臣伏闕泣請籍振家併誅振弟指揮山海未

報衆忿鬨無所泄而馬順前謂衆姑已胥後命
給事中王竑直前提捽順曰是非奸人黨耶衆
趣前擊殺順須臾血肉塩起不可辨矣　王恐
乃下令誅山海籍中貴人振家因併籍順蓄藏
金寶無算於是理錦衣衛者指揮畢旺碌碌循
職而已而　英宗之在虜營也校尉袁彬始
得見袁彬者少以材力射生選從刺奸緹騎既
從征没虜麾下牧馬矣久之乃使侍　上上方
坐槖駝帳中咄咄無所出得彬甚喜彬温美多
計數善言笑時時為隱語悅　上獲一羊髀烹
而共啖之晝斧薪伐氷夜則以背承　上足而
寢虜挾　上攻雲中轉戰上谷逐蹦關而下趨
京師小不遂輒欲僇殺彬　上至為泣請之不
得而哈銘者故夷種官為賜姓楊以譯輯從陷
虜頗幸也先間以詆譖解之僅免也先欲使妹
尚　上上謀之彬曰不可請辭以返國而聘彬
嘗病中寒　上親為治糜啖之身壓彬背汗洽
良已及朞　上還稱　太上皇絀彬勞僅拜錦

衣百户　太上皇還為　皇帝即日召見彬語
絮且泣超為都指揮僉事理錦衣事　賜城東
甲第一區引太液池穿中御溝達之黃金十鎰
白金二十鎰綵綺鹽醪醯醬乾餱充實又加賚
妻異繒精鏐各有差擢楊銘千户　賜半之間
夕宴對畧用家人禮然彬畏滿好避而同列門
達逯杲顯達初以錦衣校用文無害理鎮撫司
積功次稍遷至指揮而其所任校逯杲繼起與
同列　上故緣中貴人吉祥及忠國公石亨復
大位德之而二人驕干請不已　上心厭之欲
稍稍削其重以屬彬固謝不敢乃屬杲杲數伺
忠國公罪狀聞　上併其從子定遠侯彪誅之
上益貴重杲理篆者都指揮王某取充位而已
杲遂持吉祥陰擬之急乃與其從子昭武伯欽
謀以五鼓從騎就謁杲出見之欽拔刀手斷杲
頭攻長安門不下尋就擒　詔族吉祥贈杲右
都督彬請急不任而門達獨重達佐理衛得兼
治鎮撫司鎮撫於錦衣屬也而得專治獄或

上有所怒特下與緹騎賊曹鉤發者俱以委鎮撫獄竟自上請可否毋由錦衣大僚達為人沈敏善計算所讞恒規　上旨而決時　上業已誅曹石內惴不自安恒借達為彊而達多所陰獻累遷都指揮僉事治鎮撫如故時　上最所禮信者李賢達次之每朝而左顧則　命賢右顧則　命達賞賚無算而達內害賢寵譖於　上曰是嘗受陸瑜金酬尚書者　上疑之不召可半歲而袁彬猶以義故位遠上達知　上薄之搆以死罪劾奏　上不樂曰是負我者然故人不死足矣此外以任若達退則執彬下獄脅以火五毒更下彬不勝苦且誣伏矣而燕中少年楊賢者嘗為漆工　尚方奮曰袁公　上魚服侶也門達何人而輒害之因上疏詆達奸惡數十百事事有指而極稱彬枉且有社稷功不宜罪　詔併下達治達恚搥賢至百餘賢恐遂死不得白謬曰吾有陰事欲告公達令篋輿前前乃夔達耳曰吾小人何辨為此李學士草

耳達大喜趣罷笞出湯沐沐賢醂肉食之持牘
面訴曰賢令楊賢中臣為袁彬地獨不畏
陛下法乎　上曰明於東朝堂辨之之東朝堂
楊賢度　上已集羣臣出餘肉大呼曰天乎寃
哉門指揮醂肉食我而令引李也李學士貴人
吾何從見之且吾死固分柰何寃他人為也
上悟趣出袁彬令分司南都餘俱置不問然自
是達寵漸衰不復寄腹矣居一載驛召袁彬還
職寄如故　上崩李賢益重達内不自安出怨
望語御史言之　詔執赴法司論戍嶺表濱行
袁彬師僚出餞郊墅握手語繾綣已揮囊金為
解裝良厚衆咸多彬不念惡有古長者風彬再
遷掌衛事至都督僉事乃卒楊銘亦仕至都指
揮代彬者都指揮牛循中貴人王猶子也亡何
免代循者都指揮使朱驥驥始以父任百户家
貧未娶落魄不為人所知嘗給事少保于謙門
下晨傴而候掃少保出見奇其貌謂之曰家有
弱息以奉箕箒可乎驥巽謝不敢夫人恚曰老

詩生女不嫁官人乃得窮革耶少保笑謂非兒女子所知卒以歸驥後用少保勞至指揮僉事少保死坐累戍邊還累遷都指揮使治錦衣者二十餘年貴矣前是錦衣帥理篆者一人所統緹騎百人顓司察京邑不軌亡命盜奸機密大事巡捕一人統緹騎倍之職專賊曹號東西司房其騎多大俠或賈人子取顯位者比比也而天子猶以外臣故意之別置東廠中貴人重者始出領廠事八十人取捷悍利牙爪者其鉤

察出人帷薄間錦衣二千戶理其牘而中貴人得持牘徑至 上御所稍稍出衛上矣 憲宗朝 上幸太監汪直欲尊寵之別為置西廠所領緹騎倍東廠而選得糺察中外文武大小及民間事嘗入郎署紲掠郎至死擅乘傳凌漕河入陪京而縛留守大臣海內脅惕搖手毋論東廠詎翦錦衣久之始罷西廠不設 孝宗皇帝仁聖委法秋官御史臺廷尉嘗曰與我共天下者三公九卿也以故緹騎匿自斂不敢

有所為而其帥如李成李珍趙鑑亦後先逡逡守祿俸而已獨牟斌以指揮領鎮撫有聲斌字益之博學曉文義為儒衣冠其所理恒傅經而法戶部郎李夢陽嘗奏封事言壽寧侯忤旨下獄斌曰郎封事太善即言壽寧胡不指其實及諸羽翼耶夢陽曰慮置對耳斌曰置對則奚難吾能翦厥羽翼也因傅輕牘具上夢陽得不貶正德初劉瑾持中權逐大學士健遷而削尚書韓文御史劉蒞戴銑等數十人後先下詔獄斌輕刑奠居曲為申救御史任諾愬諸寮草奏署其名已寔它出不與也斌曰古有耻不與黨人名者公為中悔耶劉瑾復要斌去奏首權奸事斌不可而顧語同列曰存此諸公臣節庶幾白他日乎宋鄒道元以失原奏被害吾儕何自計為奏入瑾大怒望斌又偵知其庇言官也矯詔廷杖之垂死謫戍邊劉瑾誅驛召斌還領鎮撫如故知府劉祥搏其守閹因相論奏中貴人張雄者納守閹賂陰喝彬令歸曲祥仍

為閹導賂斌不可雄恚挾詐陷之安置武昌感疾卒斌之再起也長子喪工部循故事官為賻三百金斌指其存者二子曰吾司刑不道天禍一子懲而受金行及此矣盖庫屋敝衣再遭譴怡怡若素云相臺崔銑記其事盛稱服斌謂直節懿行即名經術士大夫蔑如也始劉瑾用事時諸中貴人相與蠱說上復建西廠使谷大用領之而馬永成丘聚分領東廠皂衣團牌縱橫燕中人人不聊生矣而瑾復用其私人張文義為錦衣都指揮使與吏部尚書綵表裏作威福時稱瑾左右翼云然文義時時以掌傳瑾命侍應對不得治錦衣治錦衣者都指揮高得林也文義尋從瑾伏誅高得林罷都指揮劉璋代璋罷亡何錢寧貴治衛事錢寧者不知何氏少孤鬻中貴人錢能家為養子遂冒錢寧生而警頴巧媚異常兒能頗嬖之時滇滇携以往俾主侍應賓客而滇守備盧洪者出入能門下顧見異其相因大遺贈金帛曰苟富貴毋相忘寧跽

謝曰君侯幸辱奴既爾何愧之也洪曰不也若不見衛將軍者侯乎寧日以重錢氏而會中貴人能死推恩家人寧得受錦衣百戶　上時從諸中貴人微服縱射游獵自稱朱壽若張公子事者寧始緣馬永成見　上於豹房為搖槊走馬手搏諸戲　上大悅絕愛幸之　賜國姓命為義子俄進指揮使領衛事諸詔獄緹騎刺奸悉隸屬焉凡所從　幸南海西苑網魚兎射狐豕手猛獸出上谷西之雲中寧塞直抵延綏徑虜庭而後歸寧又進錢永安亦　賜姓官至右都督寧遷為左都督使事如故遂大煽簸威澤所顧指諸司毋不惴惴承奉恐後而或意間向背者輒取　中旨行之而盧洪亦用寧力進叅將鎮金齒嘗故勘殺平人二煆其屍及奪民居財產萬計事發寧以屬御史唐龍龍不承抵和罪寧憾之甚未有以中也寧故由中貴人進乎中貴人則易之寧見陽為恭謹叩頭稱死罪　上嘗怒中貴人張永欲殺之　皇太后為請

不能得賓客居間屬寧寧曰吾力能得之顧諸公居一何魚肉我耳乃宛轉為　上解永果免中貴人則改事事寧矣而諸省総鎮監鎗督撫貂璫大臣請事者以萬金為薄擲弗顧然寧所進江彬許泰神周者俱有寵寧獨能以謹身和柔媚　上而已耳不能如彬等武幹彬又日夜譖傾寧居無何寧王宸濠反誅事連寧下朝堂按問具伏獄上其畧曰故左都督寧夤緣中人托號義子濁亂　國姓玷汚　天秩諸所願使同於山嶽及非受　上云何稱許得請或口授王綸或手寫　御筆前後傳奉大小職官脅取方鎮郡邑文武金寶瑰異直巨百萬其姻族錢永安子傑等貫魚驟進翼虎自肥咸辱　國姓至都督都指揮等官故寧庶人宸濠以復護衛請行萬金寧為下兵部允之倒授阿銛故滋叛柄又以按察副使胡世寧條列庶人不法狀庶人恐復行五千金寧捕世寧下獄煉質萬方遞戍邊左　上未有　太子庶人有子自以疎且

非次不當立欲伺　上間內入　東宮復行五萬金寧陰為契約假以進香取留報庶人金玉帶各二闌粧七寶帶一奇繒綵十為　御書加璽詭言　上賜庶人大喜列牙受賀令其國僚衣紅四十餘日庶人前後問謝行金約十餘萬會御史蕭儀發其反謀將置獄使者就按石室宵晝寧信旦馳報令先發制人已從中起大事易就庶人反今連寧寧有危社稷之心罪惡萬狀宜據法磔裂夷三族亡少長皆誅死　詔曰可籍其家黃金可萬斤白金三十萬斤白玉帶二千五百束獅蠻帶二束祖珊球佛像二胡椒千五百石他奇寶弓弩器甲名畫稱是斥賣園宅直三十萬萬計增益縣官二歲賦錢永安等皆從坐誅寧為人狡陽敬禮士大夫樂施予雖誅人頗有稱惜之者　上既誅寧因悉誅彬等而大學士楊廷和等合策輔政　詔下革傳奉遷者錦衣自指揮下汰十之八復汰旗校十之五歲省度支錢數千萬一時翕然稱神明云其

所留舊臣治錦衣事者都指揮駱安等與興國從起相半而大禮議起聶能遷爲指揮僉事能遷者清平人素陰猾亡賴多計數　武宗末冒功累官錦衣千戶後亦在汰中　上時下群臣議崇　獻皇帝未決主事張璁桂萼言　上實　獻皇子何以考　孝宗宜考　獻皇帝　上心動而大臣楊廷和等持不可能遷故善中貴人崔文有所窺見疏稱璁萼議是當聽　上前以是逐二三大臣而召璁萼等議矣禮成能遷亦得擢指揮領鎮撫事而會　上修明倫大典欲盡列其疏不得怨望疏言臣爲　上推孝思明典制功甚大爲奸臣張璁桂萼所忌詘弗錄即二臣非臣弗勝也而獨進師傅備阿衡之寄臣區區一戎衛賈人子拾級可便得耳且詹事黃綰私新建伯王守仁爲行賂璁以萬計許大用守仁請悉賜罷　上怒下御史院雜治能遷語誣妄獄上杖之百戍嶺南尋庾死天下快之未幾王佐爲都指揮使領衛事佐試

武舉第一授錦衣千戶累遷督漕叅將佐為人謹愿有志介閑射便騎以刀筆吏能稱也然時時援古義　昭聖皇太后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貴盛久驕恣無狀吏不能長持明法警之　上以春朝　慈慶不為禮銜鶴齡等未發而建昌侯坐故殺為御史論抵罪繫待決市人劉東山者素陰毒利口逆　上意與其儕偽為疏草恫喝鶴齡得且萬金矣鶴齡不勝賂拒之乃誣鶴齡兄弟毒魘呪詛　上盜內藏金寶通慈慶侍人至相與為巫蠱以急變聞　上大怒下鶴齡等詔獄置對東山等因得以株引素所不快人定國京山諸公侯俱坐累繫三法司大臣色奪不敢訊佐謬為厚東山者次第探得其情論誣妄法反坐報可佐以三木囊東山等闕門外昂之不及旬悉死是舉也中外以佐安慈慶曲成　上孝稱社稷臣云而佐竟以憂思過度得疾死　詔特贈二階為左都督代佐者陸松故從　上興國衛士也頗謹信識大體於

上怒時時有所解釋以都督僉事卒有子炳代松者陳寅寅亦興國衛士也其人大抵類松然謹身自殖耳不能有所上下於世寡稱焉嘗受命監南北郊壇工累遷後軍左都督以老疾乞休 賜璽書褒諭安車駟馬就第禁衛之得請自寅始也贈太子太保代寅者陸炳炳少以力幹稱强敏通書數嘗一登武舉遂自指揮數遷為左都督或云炳嘗從 上幸承天行宮火炳以宿衛排宮門負 上出於焰 上心德之而不欲顯其狀故炳事無傳者其官獨驟貴異他人莫測也炳既歛起代父執衛政其同列皆父黨炳陽為敬事之而徐以計去其易已者又能得閣臣心以故日益重嘗捶殺兵馬指揮為御史所繩 詔弗問大學士言故愛暱炳炳亦事之謹甚而亡何御史糾炳亂鹺政擅榜禁小錢諸不法狀言欲從中下捕治炳行三千金解捄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炳楚士衛大學士言刺骨而會言與其同列嵩爭寵不勝免炳合謀嵩

發言所與邊帥關節書 上怒為誅言大學士嵩更德炳且奇之引與共籌筴矣炳所選用衛士緹騎皆長安中大豪善把持長短者多布耳目所睚眦無不立碎然其屬小犯法即置之死而炳方得幸 上言無不從夕趨走麾下唯諾者晨拔置同列故其下甚畏炳而慕趨之恐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帥入援總天下兵權勢張甚無所不狎侮視大學士嵩蔑如也而獨意憚炳炳亦曲奉之不敢與鈞禮而出重金帛結其所親愛探得鸞陰私鸞病死炳即行其謀反狀族之累加太保兼太子太傅中貴人馬廣領東廠者也李彬司樞密者也其人咸耆宿握重自恣炳前後刺其罪下獄死京中外惴惴重足不寒而慄凡豪貲滿萬以下少酒食過輒收而籍之亡遺者然浮慕義名居之又好為敬禮士大夫士大夫即 上所甚恨下詔獄廷杖緩之不令死以俟 上怒解即貶戍出金錢治道里飲食費不惜也炳既貴驟得薦紳間聲而又善

上所親近者中貴人司禮錦元相嵩咸與炳結
婚姻盤據相重矣 上彌孟幸之召入侍西苑
直供奉青詞加無少傅食伯爵奉炳又益遴緹
騎驍勇者七千人別置裨將領之而其所召募
畿輔秦晉齊魯間駢脅超乘跡射之士以千計
衛之人鮮衣怒馬而仰度支者凡十五六萬人
大司馬持其籍仰屋嘆而已元相嵩既已縱其
子攬文武選權而炳從中調停各曹事亡所不
關白方鎮胥撫大臣非乂故而錢通者以八九
給事御史自詭門下者亦十之三四炳所蓄金
寶奇異以巨萬計甲第膏腴擅燕中而其歲出
饋遺宰相中貴人亦以萬計時又有朱希孝者
領巡捕希孝成國公希忠介弟也用兄任數遷
至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希忠寬然長者不恥為
屈得元相驩然炳既以勢望迫其於元相外相
倚而已不能如希孝還往無間也然希孝事炳
甲下多遜炳以故無意害之嗚呼錦衣一禁校
耳其領宿衛則光祿勳也刺奸則司隸也至炳

而分將相任極矣一重於紀綱再重於錢寧三重於陸炳其究乃位師保參 綸綍不亦殆哉炳所與共事者都督高恕麥祥黃浦此皆中貴人子弟飾輿服把酒食宮室苑囿聲色以娛其身如是耳此乃炳所羞接席者何足道哉

安南通志此紀歷代之安南也後別有志則特紀國朝之安南云

安南古交阯秦并天下益斥南荒服置桂林南海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起兵擊捕叛者稍稍易置故守令王之至其身亡而漢因為置九郡安南其一也光武時女子徵側徵貳及將軍援討平之立銅柱界後漢置交州又為交阯郡至隋文帝平陳廢郡置州煬帝更置郡唐武德中為交州總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唐亡曲承美者土豪也據其地稱節度使而絕不通嶺

表劉隱攻執之以其將楊延藝為節度使延藝卒子紹洪嗣紹洪卒州將吳昌岌起而代昌岌卒弟昌文嗣昌文殘虐不有衆迫卒而其屬將吳處坪矯知護楊暉杜景碩爭立管內俱亂起驩州刺史丁部領勇善戰率兵悉逐捕者遂自稱大勝王三年傳位子璉璉立七年而宋師平嶺表乃使使貢方物求內附詔授安南都護進封交阯郡王貢歲歲不絕太宗時部領老死亡胡璉亦死弟璿嗣尚幼牙將黎桓擅權錮璿蠱食其族而代為節度使事聞太宗怒發兵步騎自邕入舟師自廣入進其境咸敗歸帥坐軍法抵罪而桓歲使使來謝罪求封上春秋高稍厭兵而桓請無已貢物盛許之授安南都護進封交阯郡王桓雖佯為服中國者而兵郡邑寇盜剽民居廩食子女萬計詔切責之桓即謝罪真宗立進封南平王尋卒子龍鉞立未封為弟龍廷所殺即封龍廷為交阯郡王改名曰至忠復為大將李公蘊所殺請封封公蘊如至忠進封

南平卒子德政嗣卒子日尊寇欽邕諸州安撫使余靖發兵與占城合而夾攻之乃上表謝為罷兵尋擊虜占城王僭稱帝國中天子固知之分莫較也卒子乾德嗣卒子陽煥嗣陽煥卒子天祚嗣乾德故側室子奔大理以其兵內不果孝宗朝進封安南國王卒子龍翰嗣卒子昊昱嗣謝表不至輒加恩云卒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遂為子夫陳日照所有日照故福州長樂人謝升卿也識書美姿貌而落拓不事家人產殺人變姓名之安南見國相會應試居首而王女從窓隙窺而悅因歸之有安南政封國王時元已破蜀輕兵下大理而使使招之日照未見强大狀下使獄破竹束體入而攣之元將怒率精騎日夜馳抵境大破其守兵乘勝圍國都日照跳匿海島元盡焚其宮廟發藏貲屠戮其人而及日照還不得意奏於宋請傳位子威晃宋授威晃國王而尊為大王元既滅宋威晃懼易名光昺請降元即故封授之尋卒子日烜嗣元所

以督攝安南甚苦歲責供巨億不可支而復設
達魯花赤叅其國事日烜意恶未決會元伐占
城假道因發兵拒不前而元鎮南王急擊大破
之復追破國都日烜走清化其弟益稷降元即
拜為安南國王久之瘴暑還師其後軍為日烜
所迫多敗死者久之鎮南王復来伐入國都已
而返元兵凡三破國殺獲幾十萬然終不可久
而日烜亦進伐身金人贖罪詔止不伐日烜卒
子日燇嗣日燇卒子日套嗣日套卒子日熺嗣
日熺卒日焊嗣日焊卒子日烿嗣為貢歲不絕
然元亦取羈縻而已無所望之　大明洪武二
年高皇帝既已北定元遣　詔諭海外諸國
而世子日烿遣其少中大夫同時敏政大夫段
悌黎安世等来朝貢方物因請封爵六月抵應
天　詔遣翰林院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吉諒
往使其國封日奎為安南國王金金銀印龜紐
詔畧曰咨爾安南國王陳日烿惟乃祖乃父昔
奠兹南土傳之子孫世世克恭臣職以永世祿

朕荷天地之靈肅清夷夏頃以書往報冀咸享安樂而爾首奉表來賀睠茲勤意深可嘉尚是用冊爾為安南國王爾尚益茂令猷永為藩輔欽哉別 賜大統曆一織金文綺紗羅四十使者人文綺一羅一紗二以寧等十月抵國界而月煃等以夏五月先卒弟日燈嗣遣大夫阮汝亮來迎請詔印以寧不可乃復遣杜舜卿等請命先是占城舊縻役安南歲有貢頗苦督迫而勢漸以益強遂與安南抗日煃數遣兵擊侵敗之於是占城王遣平章蒲旦蘇都等告急乞援兵冬十二月壬戌 明翰林院編脩羅復仁禮部主事張福持 詔兩解俱罷兵復仁還奏安南王贈遣使者黃金吉貝布不受 上嘉之而加賜其國使人還復仁等官是歲 明中書省禮部臣言安南高麗既內附國山川宜有祭詔曰可而安南山二十一曰佛跡曰徹圍曰武寧曰先游曰普賴曰萬刼曰傑特曰安子曰地覲曰天養曰神頭曰龍岱曰文場曰安復曰卞

曰豆石曰香象曰崇曰都隆曰測曰分江六曰川盧曰富良曰天黃曰大歷曰蘇歷曰三帶水昕安石淵曰石龍門曰茲廉曰滾泊曰越裳宛曰九德宛俱載祀典三年四月安南使杜舜卿等以王日煙卒來告哀請 命上素服御西華門見遣翰林院編修王廉往祭尋遣吏部主事林唐臣持 詔封日煙為安南國王四年二月侍讀學士以寧編修廉吏部主事唐仁還自安南王日煙遣阮汝亮表謝恩獻方物以寧卒於道是歲冬日煙兄叔明殺日煙自立五年二月遣陪臣阮汝霖來朝貢馴象禮部已受表將入見主事曾魯取表副視之曰前王陳日煙今叔明何也白尚書詰使者得其故奏上 上怒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却不受六年正月叔明更遣使譚應昂等奉表謝罪貢方物請封應昂為叔明言日煙寔病死叔明遜於野國人請立之 上曰日煙死爾國人當為服叔明且以前王印視事俟能填撫人民恭順無闕更議之仍 賜

應昂等紗羅有差七年三月遣正大夫阮時中陳謝貢方物且自稱年老授政弟端許之叔明既已授端政然實自專制八年端來貢九年復遣通議大夫黎亞夫來貢詔以其太數止之十年 賜陳端上尊文綺既至端已死叔明更署弟煒代國事十一年遣使謝 恩貢馴象方物且來告端喪 詔賜煒文綺紗羅中使陳能吊祭端十二年二月禮部尚書朱夢炎奏定遣使安南相見禮凡使者抵境先報王遣人郊迎設香案王府正堂龍門置公館王率寮屬至館具鼓吹身前導使者從至王府使者立龍亭左王與僚屬就位行五拜三叩頭禮使者與抗禮居左王居右時安南占城雖以 詔故陽罷兵而安南彊吏為寇剽占城不已 上詔責叔明畧曰書不云乎毋為亂首爾國與占城搆兵十餘年朕未覩是非所在然以社稷為博剽椎焚遺男女不得耕織朕兼愛海外元元甚愍之往者以 詔諭爾等使寢戈紓忿爾寔不奉 詔陽

解陰搆毋乃首亂違書戒哉春秋列侯國無慮百數相繼迸滅無他背君好戰二者已爾爾其鑒之二十年九月 明皇帝萬壽節煒遣使獻誕馬三十 詔荅幣帛有差久之德明卒二十一年陳煒為國相黎一元幽城外大陽坊十二月殺之立德明子日焜立國事一元德明壻也一名季犛二十二年 詔安南國殺君不道絕朝貢廣西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毋得納使者至二十九年正月日焜始以德明喪來告 上謂禮部臣曰叔明弑日燈而有其國今一元又弑陳煒矣更弔慰之是與亂賊厚也勿許時日焜又遣兵取思明府地三十年正月 明遣行人陳誠呂讓諭還地久不決誠讓貽書日焜使者不佞辱 主上明命久未決無以復 主上也使者今援古証今拆利覿害以告執事在後漢時徵側叛馬援討夷之立銅柱經內外界唐虞五管之一宋始自樹然乾德冠邊郭逵討之擒偽太子洪真乾德懼而割廣源門州思浪蘓茂

桄榔之地降元初有天下爾先王光炳首稱臣
脩貢迨日烜嗣改操於是世祖來討爾日烜蒙
荊棘竄島浮舶城郭宗社人民幾盡日燇鑒前
失祈命于元且曰向者天賜辱臨小國迎送止
祿州懼冒侵越之罪不敢過丘溫也則是丘溫
以北地不在爾國明矣今爾國乃越淵脫踰如
嗒慶遠而盡有之將乘元末亂解隙僥倖而得
之耶行人下車之日王之君臣皆曰此地故屬
安南不言所以始也無乃為大言誑我耶抑王
懼以侵地得罪強自飾耶　王上神聖不計王
前罪乃計王飾罪耶其熟圖之日烜復書辯不
已且遺誠等黃金二錠白金四錠沉檀香百斤
誠等却之日烜曰贐也陸賈昔受之何辭誠曰
尉佗以彈丸黑子地與彊漢抗是賈禍也賈受
重賂分諸子是賈利也王以尉佗自處固耳乃
欲陸賈我乎日烜無以難更咨戶部曰伏見上
司為思明府奏侵占地遣行人陳誠呂讓至下
國令還之下國竊惟丘溫如嗒慶淵脫五縣自

昔供輸下國賦役世世無爽而洞登乃淵縣之地天使往来去路其思明府憑祥人每歲與下國淵縣人交割夫騎於憑祥界坡羅唯關今思明人乃謂下國於其地洞登立站侵占何戾也夫立站者意以為圖得其地耶地舊屬我又何俟圖夫所以建室舍者蓋上司有把截過界之命稍戢便吏宿耳已乃復撤何預於侵又謂元時大軍二次捕交回軍設永平寨置軍填責發交人助粮竊攷元帥二次来伐多不利歸史雖諱不議然至鎮南王則曰王在内傍關賊兵大集以遏歸師王遂由單巴縣趣盈州間道出觀此則軍勢可知歸路夏辨豈有回軍永平而設寨以守又責交人助粮餉者哉又謂下國越過銅柱二百餘里侵占其所屬丘温等五縣者計銅柱初立時至今一千三百五十餘年陵谷遷變誰復能辨又謂拘問老人黄伯頴供說云云者伯頴亦思明人豈不同其役雖於伯頴將何信耶又謂因前王宫失於申明作襲收職畫

圖具呈及以建武誌為說者豈有廣成之高曾祖父不識古事識古事乃在廣成耶下國與思明接境思明之人往往侵占下國田土殺掠人民牛畜下國僻在荒裔無所告愬思明狃小獲乃圖大利而誣至此下國固畏罪自反不暇何敢有侵占哉夫苟有侵占豈難退還今不侵占何以退還此五縣乃下國世世相傳所守之地必不敢付之思明惟聖天子一視同仁與天地同德故下國以此自恃而敢傾心陳愬焉敢逃罪誠等還上召群臣議或以其抗命當討上曰蠻夷相爭古有之彼恃頑不服當取禍耳毋動久之國相季犛復試日焜而立其子胡登自稱曰太上皇明建文君即位使使者来朝貢方物五年太宗皇帝自燕起遣諭安南諸國永樂元年胡登遣使賀即位别貢方物其辭曰昔我前王日燧首倡群服輪嚮先帝先帝是以嘉惠下國貢賜之使絡繹南北無絶不幸日燧死喪支庶零洗無可嗣者臣胡登

不佞以陳氏甥為衆推迫理國事且四年矣徼
幸 聖化四疆謐宇家足人給然未蒙一位號
無以供事上及主祀率下也 天朝幸哀憐之
下表禮部議安南絶遠多詐難信宜遣使廉察
之 詔可是月行人楊渤等持節 諭其陪臣
耆老曰得胡登奏欲就封者果陳氏甥否陳氏
得無絶否爾國人誠欲戴之否得別有簒殺之
故否其悉心以荅毋誑秋八月分賜諸番王文
綺紗羅諸物安南以行人呂讓丘智往十二月
行人楊渤還以耆老臣衆表上與登表合遂許
封是月禮部郎中夏止善往封胡登安南國王
二年六月遣使者奉表謝 恩詔還思明府侵
地八月更 敕安南王胡登曰邇者占城奏爾
攻掠彼地剽人畜蕩廬舍又邀奪貢道逼與冠
服印章使臣屬甚非遵奉 一統之義思明府
臣來言爾奪其西平祿州永平寨此中國疆土
也爾何得擅取之不悛必討無赦是月安南故
臣裴伯耆詣 闕告急曰臣事陳氏祖父皆執

政大夫女又親屬也臣故少得左右陳王既長
為武節侯陳渴真裨將統兵填東海三十二年
臣代渴真將而奸臣黎季犛試主篡位屠戮勛
賢族者無慮百數臣聞變勢不能抗棄軍遁海
島附番舶得至此臣兄弟妻子肉季犛之几久
矣季犛乃故經畧使國耄子世任心膂叨竊榮
寵子蒼亦貴仕也一旦得志遂覆陳宗擅易姓
名曰胡一元子蒼曰胡登偽號改元大逆無道
陛下念陳氏忠順之跡憫此無告遄施吊伐臣
得負努前驅膏血草野以報陳氏足也　上令
有司給衣食踰數日而老撾宣慰使緣反護前
安南王陳天平來朝奏曰臣故安南王烜裔孫
也先王奉事　大國無敢虧傳至臣煒賊臣黎
計犛當國擅作威福臣煒稍裁抑之便反刃向
煒而立其子顒顒即日焜也亡何更弑顒而立
其子㝢尚在襁褓中更弑之而自立其子蒼為
大侯皇帝臣先被黜在外僅得免他子孫近者
誅夷盡矣臣方欲集兵計恢復而季犛猝來掩

君皇出鋒鏑問道抵老撾始得覩　闕廷也夫興滅繼絶　陛下之大恩也陳氏之遺燼得少然者臣之大幸也　上引見賜第居與裴伯耆處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者至　上出天平示之使者識故王孫也錯愕下拜至流涕而裴伯耆以大義責之不能對三年正月遣監察御史李椅行人王樞切責安南國王登令具實首罪安南兵寇明寧遠州掠吏士數百千去五月安南王登遣使臣阮景真等隨謝罪曰臣父子實陳氏甥以彼宗族喪亡無可繼者故國人舉而屬臣耳臣餙賦率妻子躬力作奉上國之不暇疇敢抗天平其裔孫臣請歸而事之臣得完首領足矣祿州諸寨地已退還臣俯伏俟　命誅之宥之惟　陛下大度於是　上悅遣行人聶聰往為約十一月聰還胡登附表謝仍迎天平上于是勑廣西副揔兵黃中呂毅將兵五千送天平歸國封胡登順化郡公盡食所屬州縣天平　陛辭　賜羅紗鈔甚厚四年二月中毅以

兵送天平至丘温登遣陪臣黄晦卿等候稟餼及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皆拜舞欣躍中問晦卿登不至何也曰登踴躍俟　命而天使儼然辱臨之敢不至第不幸有霜露之疾匍匐前道以俟中遣騎覘之無所見而迎者壺漿續於路遂前度隘猖雞陵折芹站山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成忽大呼伏發刼天平鼓噪振山谷且十餘萬人中等亟整兵擊之橋已斷賊遥拜且曰遠夷何敢勞王師天平實疎遠小人眩　聖聽欲滅我胡氏我幸得殺之以謝天子中等歸上狀　天子大怒遂決意興師討安南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請行許之仍敕雲南揔兵西平侯沐晟練甲士以蜀兵八萬益之七月戊子朔祭嶽鎮海瀆神以出師告辛卯　命成國公能為征夷將軍西平侯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輔為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叅將雲陽侯陳旭為右叅將兵部尚書陳洽叅賛軍事都指揮同知程寛指揮僉事朱能等

為神機將軍都指揮同知毛八冊朱廣指揮僉事王恕等為游擊將軍都指揮同知魯鱗王玉指揮使商鵬等為橫海將軍都督僉事呂毅都指揮同知朱吳江浩僉事方政等為鷹揚將軍都指揮朱榮金銘吳旺指揮劉塔等為驍騎將軍發京衛浙江湖廣二廣雲貴四川諸衛步騎舟師及上舍達官奔命共八十萬人討安南能輔兵由廣西憑祥進兵入坡壘雞陵度富良江中路入城兵由雲南路入別敕占城王巴的賴以國兵擾其境十月成國公能卒于軍輔為征夷將軍是月將軍輔發平祥渡坡壘開令都督同知韓觀以廣西兵運餉修道伐木繕橋梁出遊兵偵賊鷹揚將軍毅等前哨攻隘留關取之敗賊三萬衆留兵守輔移檄數季犛父子二十罪度關軍容整肅秋毫無犯民悅降者相繼驃騎將軍榮等取雞陵關復敗賊三萬衆得軍資器械無筭次日輔度雞陵諜芹站兩傍皆有伏遣呂毅黃中以兵搜捕之賊遯逐哨昌江市

造浮橋築堡遣方政王恕哨探直抵富良江北而大將自芹站西折至新福遣驃騎榮往約沐晟同進三帶州偽僉都鄧原南策人莫邃莫遠等來見輔言賊恃偽東西都及宣洮沲富良江南崖置樁水中盡取戰艦列橋內都守備嚴時列象馬陣凡水陸號七百萬我師自新福移營三帶州造舟圖進取十二月副將軍晟奪宣江而軍次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將軍輔遣叅將陳旭會晟濟師驃騎榮等大破賊於嘉林江將軍輔留都督高士文舟師與朱榮應而自率大兵與副將軍合沿江柵皆逼水不可上惟多邦城下沙坦可駐師而賊設備密下設重壕壕內外布箐刺輔處分部定夜四鼓遣都督黃中等御枚舁攻具過重壕至西南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先登衆蟻趨上賊不支遂下師隨入賊又城內巷戰驅象前輔以畫獅蒙馬

神機砲翼而前象披靡走賊大潰殺其帥梁民獻蔡伯樂鹵獲人象無筭賊棄西都走五年正月朔將軍輔晟等襲賊籌江柵大破之又攻困牧普賴二山萬刼江斬首三萬七千餘級獲偽團副工部曲又敗賊胡杜於盤灘江踰兩日輔等次魯江賊五百艘犯我軍逆戰大敗之蒙艨艟百艘殺其將阮子仁等百級擒黃世岡百餘人皆誅之遂窮追季犛父子至悶海口地下濕不可駐乃詳為還至鹹子關令都督柳升守之賊果來躡輔回軍遇於富良江賊舟亘十餘里又以精卒數萬趨陸來戰輔與諸將奮擊大敗之斬偽翊衛將軍十餘萬級江水為赤乘勝追至悶海口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偽吏部尚書范見覽等降季犛等走又安輔遣都督柳升前追之得舟三百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獨詗得季犛所前格之縛送升軍李保保等十人又擒季犛諸子於海口山中次日土人武如卿等獲黎蠢等于永盎海口高望山安南平輔等

露布獻俘　闕下偽大虞國上皇黎季犛偽大虞國主黎蒼偽衛國大王黎澄偽梁國王黎澈偽新興郡王黎注賊孫偽太子黎芮偽郡嗣王黎滷偽郡亞王黎蒞幼孫五郎賊弟偽唐林郡王黎季貔賊姪偽公黎原昝偽侯黎子綽賊姪孫偽侯黎叔嘯黎伯駿黎廷煇黎廷爌賊將偽護軍國子祭酒黎景琦偽侯伯將軍陳湯耍范六材等二十五人　上御正殿面詰季犛父子頓首請死下之獄先是上勅輔訪求陳氏後封之輔上言陳氏已絶無可繼者乞郡縣其地詔可立交趾都指揮使司以呂毅黄中掌之布政按察二司以尚書黄福無掌之前工部侍郎張顯宗等為布政使以下官有差前來歸附裴伯耆為按察副使凡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演洲又安順化府十五衛十千户所二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十地東西相距一千六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安撫人民三百二十一萬有奇獲

蠻人二百八萬七千有奇粮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合二十三萬五千九百有餘舟八千六百七十七艘兵器二百五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二件　制詔太宰大司馬新城侯輔功最大西平侯次之其進封輔英國公晟黔國公賜金幣冠服晟殺十之一都督升封安遠伯黃中呂毅得贖罪餘手捕黎季犛及蒼者授三品官有差簡定者陳氏故臣也不肯事黎季犛而經騎跳歸　明既從下安南為別將頗有功矣定知　上雅不欲復陳氏後還待　命頗與故所親陳希葛約竄行至興化州說群盜鄧悉等下之聚衆至萬餘益南合慈威蠻行剽下大堂應平石宣諸州邑勢轉盛遂自稱大越上皇改元興慶陳希葛為太保郡公八月鎮守尚書黃福來告急　上命發郡邑兵四萬征南將軍黔國公晟討之兵部尚書劉儁贊軍　詔降者待以不死十二月黔國公與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郡督呂毅尚書劉儁左參政劉昱皆死之

上怒七年大發兵復拜英國公輔為征夷將軍黔國公晟為副將軍八月大破賊於鹹子關獲舟四百艘尋又敗賊盧渡江又敗之於大平海口賊帥鄧景異獨身奔陳季獷季獷者蠻人奸黠自云陳王後也安南民不忍棄陳王則相率歸季獷別據地稍遠　明兵而　明兵悉窮追簡定至演州分晟兵從磊江南都督朱榮舟師從江中行抵牛鼻關輔自率騎卒趨地冊合美良簡定望見震恐潛行之民家棄馬走吉利柵深山內大索捕執定并其將相陳希葛阮汝勵等送京師磔於市八年正月英國公逐捕其黨阮師檜於東潮州斬首五千級獲偽將軍范支陳原卿等二千人悉坑之築尸為京觀是月天子勞苦征夷將軍久暴師役　召還朝於是英國公上言簡定固伏誅而陳季獷及其部陳原樽阮師胡具鄧景異鄧鎔潘季祐各率兵掎角相援未即下演州清化諸鎮通被殘而又塞神按福成江口道請多留兵付沐晟期盡賊乃

已　詔曰善其以征夷將軍麾下益晟五月晟
進擊破季獷等於靈長海口斬首三千十一月
季獷使使上表請降　詔以為交阯布政使陳
原樽阮師胡具鄧景異為都指揮潘季祐為按
察副使趣之任然季獷實詐言緩師兵耳不復
肯之任而掠如故　詔英國公復往會討之破
賊於月常江殺溺者幾二萬十年八月復大破
賊於神投海擒偽翊衛大將軍鄧汝戲等數千
人悉磔之十月其少保潘季祐遁可雷山乞降
輔承制季祐以按察副使理又安而其將帥陳
敏阮士勤等相繼降矣十一年十二月英國公
輔等復大破賊於愛子江昆傳山蹂躪其象陣
斬偽少尉阮山等十二年五月獲季擴及其太
傅阮師等送京師戮於市行賞宴南征將士
賜英國公輔黔國公晟金五百鈔二萬錠帛絹
各五十餘有差亡何黎季犛釋自獄克戍廣西
而季犛子蒼澄各以善兵器用累官俱至工部
尚書為別賜姓名豈城侯李彬以將軍填交阯

定歲貢翁萬把翠羽萬箇十六年正月豐城侯
上言清化廵檢黎利叛利故王季擴臣也善戰
挾計數為金吾將軍來降授廵檢而因人心不
大德明故遂及行剽郡邑自稱平定王拜弟右
相國段莽都督豐城侯使叅將朱廣等討捕頗
獲首六百餘而利剽如故十八年四月左叅政
馮貴右叅政侯保與戰俱敗績死之二十二年
七月　仁宗皇帝即位遣中官山壽諭降按清
乙守是月都指揮陳忠敗死利攻茶籠郡守琴
彭堅守不下洪熙元年七月　宣宗皇帝即位
詔叅將陳智發兵救之智逗遛不即救茶籠潰
琴彭戰死時宣化嘉興等賊周文莊等合雲南
寧遠州紅衣賊出刼掠勢盛甚皆遥受利節度
宣德元年二月叅將智與都督方政等進擊利
於茶籠州大敗歸四月太子太保成山侯王通
為征夷將軍都督馬瑛為叅將發步騎十餘萬
討利尚書陳洽叅軍事陳智方政削官爵白衣
隷軍中自效九月以廣西兵五千益王通十月

黎利弟善據廣威州都指揮袁亮指揮王晃司廣陶森輔等禦賊偽為敗者走亮追之渡河伏發亮被執森輔殁吏士陷者五百餘晃廣僅以餘兵歸坐失陷大將徵十一月黎善衆數十萬來攻交阯城分三道俱拒却之成山侯通於是悉兵出擊善叅將瑛別率兵大破賊於清威至石室合通俱抵應天駐寧橋諸將言地險惡多伏宜遠斥堠持重擇便通不從麾衆渡天雨且泥濘人馬蒲伏不能列而伏群起衝盪軍遂大敗散死者二三萬人尚書洽亦與焉黎利時在乂安聞之自以精兵來會圍東關通敗後氣沮陰遣人許為利乞封而檄清化遁南地歸黎氏其吏民悉出城赴關獨清化守羅通謂指揮何忠曰吾守此數賊恨深矣出賊尾而掩之必覆元帥非　君命而欲賣城賊乎不可連與賊戰敗之十二月成山侯通來告急以太子太傅安遠侯柳升為征虜副將軍保定伯梁銘又副之都督崔聚為叅將凡步騎七萬人太傅黔國公

晟為征南副將軍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為左右副將軍發滇楚兵討之師行遣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李慶叅軍事二年二月黎利來攻城急而成山侯日夜訓精兵五千出不意猝擊利大破之斬其司空丁禮司徒黎多太監黎秘諸太尉少尉正督同督而下萬餘級利皇懼不能軍欲走諸將請乘勝急追之而通猶豫不決賊得以暇樹相立塞掘壕塹修器械四出攻掠未幾勢復張三月圍丘溫都指揮孫聚拒破之詔發四川湖廣諸省兵四萬五千人益征南征虜兩將軍四月利以八萬人破昌江中官馮智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死之五月黎利來乞和成山侯通等以聞其年九月安遠侯升等至交阯隘嶺關黎利偽為其國人書詣軍門乞立陳氏後升不啓封奏聞上而趣兵進破關隘大小數戰如無敵者升意殊易之抵鎮夷關保定伯銘尚書慶俱坐瘴暑病寢劇禮部郎中史安主事陳鏞言於慶曰主帥氣甚驕兵累日不得

休固罷矣而少斥堠不據險握重而欲急發卒如敵伏何慶力疾以語升升唯唯抵倒馬坡獨以百騎前渡橋橋壞陷泥淖伏兵起升中刃死是夕梁銘以驚死李慶又死崔聚固宿將然倉卒不復能約束吏士而吏士又新喪元帥沮且囂過昌江賊率象陣來衝師遂潰聚與史安陳鏞俱被執不屈死之士萬人無遺者成山侯諜知升敗益懇更啗利請和棄交趾而教利行求得陳氏它族暠者偽立為請 上心憂南方事晨朝諸大臣而顧英公輔曰交阯柰何輔曰安原吉大學士士奇榮計兵力非能加 太宗遠成山侯非將也而少發兵少發兵不足以制時也 太宗三下交南中國士馬物故幾萬轉漕度支大小費七十億得城三百餘而亡尺寸之利十餘年間叛者四五起今縱或勝平利後竟非我有也乃許之利奉表進代身金人及向所掠都督等萬三千八百九十一人馬騾千二

百疋成山侯輙引還至京以擅矯制下獄當斬
贖為庶人三年五月行在禮部右侍郎李琦工
部右侍郎羅汝敬勘實還黎利使使言陳暠者
正月病死無後諸為陳氏後者悉絕臣利謹守
封疆俟　命詔更遣汝敬往切責利俾更訪實
以聞及索中國人無隱是月利圍廣原州判將
閩色新固守不下四月汝敬還利附使貢方物
且奏言陳氏子孫實已盡嚮所喪吏士兵器家
屬悉因成山侯師還之矣臣利有女九歲於亂
兵中失之後乃知為中官馬騏進充宮婢　陛
下幸既以赦臣罪歸此女臣仰戴恩德萬死無
二六年五月利遣使何粟等入貢無請封六月
遣行在禮部右侍郎張敞右通政徐琦持詔利
權署安南國事六年二月利使阮文狗等附敞
琦謝并貢金銀器皿方物九年利卒子麟嗣麟
卒子濬嗣亡何濬庶長兄琮因會酖殺濬自立
使來告哀乞封　英宗天順四年遣通政叅議
尹旻給事中王豫持節封琮而會王濬弟灝率

衆討誅琮事聞詔停旻豫行而以五年命翰林侍讀學士錢溥改授冊灝初有國耻屈下欲殺所以見使臣禮溥先為書貽之往復甚苦乃定　憲宗成化七年王灝侵占城十七年復侵老撾來告急　上諭之曰朕代天理物不忍兩國横罹兵禍其已之　孝宗弘治十一年　皇太子出閣遣太子洗馬梁儲　賜詔其王使隨入貢謝恩　武宗立遣修撰倫文叙等　賜詔正德二年其王晒復使來貢方物十年國相陳暠等作亂弑晒國人立晒兄譓而暠率衆擄掠山諸府地譓累有表貢及乞師討暠不得達而會其都指揮莫登庸降譓登庸者蜑人也勇而善戰繇武舉累遷隸暠以罪奔譓大喜用為宜陽叅將將而與陳暠戰大破殺暠還進封川伯時國將鄭綏阮洪裕者世臣也坐爭權不相睦罷歸登庸多齎遺金瑤賂王譓所親信文臣曰王知國所以弱乎在世臣植黨而市勝王不若拔寒賤有大將畧者任之王譓遂任登庸既

已任則與所厚謀夜率兵逼圍王宮王諶間行得脫至清華嘉靖二年 今皇帝遣編修孫承恩等以 即位告不得達而登庸遂立黎氏疎屬慮為王已相之易號令練兵積粟國人不復曉黎氏矣尋娶慮母已又鴆殺慮而立已子方瀛仍冒慮名氏僭號曰統元凡王諶兩遣使來請兵俱為登庸篡取不得進亡何王諶卒世子寧立結國人襲擊登庸大敗之登庸跳之海陽據上洪下洪荊門南策太平諸郡寧還國悉發兵二十餘萬起鄭綏將而攻圍海陽一月登庸固守不下而別選兵萬餘舟行出大江竟掩都門寧錯愕走清華登庸掠庫藏及張世子旗蓋而還呼曰得王矣鄭綏兵大潰壞散奔久之寧後悉清華兵討登庸相拒不決登庸陰結土帥郭遼鶴使襲寧復大敗九年登庸僭稱太上皇帝子方瀛為國大王改號曰大正拜其腹心臣裴堵為丞相填海陽武護為西軍都督填山西阮如桂為北軍都督填京北阮如驪為南都督

杜世卿軍爲東軍都督俱填山南阮立爲總太
監填河北太監阮世恩中軍都督楊金鏕兵部
范嘉謨禮部尚書阮時雍共執朝政十六年
明皇太子生　詔遣使告禮部尚書言言前往
諭不達寃所由未報　詔促報而世子寧間道
使陪臣鄭推獠來乞師而宣光總兵使武文淵
左都督黃明哲等各據地請內應當是時　天
子銳意討登庸群臣諫不聽亡何登庸使所親
杜文莊來覘我師獲之文莊言方瀛都黎王故
京有精兵肆萬人戰象百舞象百馬五百匹舟
五百艘而登庸出填都無城四圍鉄力木作排
柵兵可五萬人象馬及舟如前而又言登庸六
十餘矣騎捷不施銜勒所有國土十八黎王僅
得清華數郡藉占城援耳曾使其大帥譚百步
以兵二萬來討大敗失百餘艘而去詔下文莊
獄而使兩廣滇蜀諸鎮整兵待登庸聞之懼使
使以地圖人民籍來獻請委國附然實無意特
緩我師耳詔不許拜咸寧侯仇鸞爲征夷將軍

兵部尚書毛伯温叅贊軍事得專生殺征蠻將軍安遠侯柳珣兼征夷副將軍兵部侍郎蔡經以二廣兵合征南鞾黔國公沐朝輔以雲南兵合凡三十萬人壓境登庸來言願得束身自投請決死尚書伯温與左叅政翁萬達計今兵食非能加我　太宗時也不許而深入勝則可萬一負當壞散不振為中國恥遂開軍門見之解縛待以禮而彼此俱盛戒不得發登庸上表進代身金人贖罪仍請封詔拜為安南都統稑二品銀印兵遂罷歸尚書伯温等以功進秩而登庸遂急擊滅黎王矣登庸死子方瀛嗣貢不絕

論曰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安南為最鉅地眡中國得十一户口得十二漢覽九郡後共賦稅出力比於中土馬人物如阮翁仲姜公輔輩皆自奮勵起為將相有聲至宋始棄以畀其酋然猶授王官質子貢物饒富不敢妄異同也宋弱漸以恩寵縻其逸彼益驕不復覩中國大矣元得

志直北際萬里不譯而通欲脩漢舊累發兵伐之三四入國都終靡要領當是時東南吏士物故者十餘萬轉漕饋餉之費不可貲計更遣使好喻數彼巧撫厚幣陽餌而陰攝馬大都之闕庭終不可望其世子之跡迨　明太宗文皇帝拜征夷將軍大發兵討之擒偽王伏斧鑕闕下畫經界置吏受約束夷樂夷俗畏恐明法峻旋叛雖得屬圖版之末二十餘年大司農量得喪乃百不當一耳　宣皇帝難用兵采楊士奇楊榮議罷之南土稍息有然交州均迄今云洪武時傅將軍下雲南得大理郡大理古六詔唐時勝兵近百萬與中國抗幾併蜀今彬彬然內郡無慮矣用兵等耳豈善後之策異耶非耶國家地羸於交州而取奇大理稍相折然去漢唐時間矣建議者非不斷津津復也往年莫氏之役興獨　主上鋭而群尼之此豈偷佚忘大哉善理疾者必先窺吭領要害而餘功建於肢節虜勢方跳梁歲殺掠吏士孤不得壯壯不得老

而供餉坐疲矣舍吭領要害之究而事肢節非有大益且有異害昔吳王北破齊盟晉而越入吳王且未慮吳也而欲伐宋其臣諫曰王得宋小不能居而失吳王乃歸此征安南之說也伐宋非失筭也吳固而後宋可伐也

按先生此紀事備文晰直欲以接太史公之西南夷乎

昆音熠月光也　盉音屯器也似盂　查　窔無攷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十八

鄉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庚戌始末志

虜大酋曰小王子故元君後控弦可數十萬人其人甚富而饒樂有帳九帳蓄珍瑤直百萬或云故元府藏物也嘉靖甲午大同叛殺其帥陰媾小王子入援敗我師大同下而小王子得少利輒去不復顧我僅以策降大同而已不能復

有所誅討虜別部吉囊有子十人人萬騎又俺答亦强盛十餘萬騎而前後掠中國人將之小王子雖稱為君於屬卑取羈縻而已不復肯奉調預朝會曰黃毛者異種凶悍不大能別死生有君長而衆少於三部虜或時深入黃毛又從後掠徼取子女玉帛虜苦之後合兵逐北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内顧得併力我已亥辛丑吉囊及俺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而解剽殺吏民毆男婦畜産以百萬計山西固多慓悍射士目不習虜多委棄貲業走山谷間不幸遇賊即長跪捧首待誅亡敢抗久乃稍稍易之又憤恐合邨落爲築戍堡簡健夫日夕乘城掊白挺所在返有斬獲而賊出計得不償會吉囊死乃絶不復窺山西丙午自宣府入隆慶總督尚書翁萬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却之尚文老矣耐披甲臨陣與士均苦樂爭願死爲將軍亡何萬達入兵部尋以父喪歸而尚文卒侍郎郭宗皐代萬達都督張達繼將大同兵庚戌

夏六月虜數萬騎入大同境潰墻入悉精兵伏溝壑中而以老弱百騎往來為餌間騎報都督達達素以果鋭敢入至大將意輕賊合兵兵未集而挾麾下前掩之賊發伏圍達馬倒遂見殺副帥林椿不介馬而馳救達亦死虜退事聞逮宗臯及巡撫都御史陳耀下獄具狀即朝堂杖一百發謫戍遼左　詔褒揚死事者贈張張左都督林椿都督同知　予子官指揮尋用給事言加　予達一子俱　賜謚立祠春秋祭

弗絶虜既得二將首遽引兵去意叵測而兵部以總督巡撫帥請兵部左侍郎蘇佑暫行總督使使即故尚書萬達家起復俟後　命故僉都御史趙錦巡撫故咸寧侯仇鸞加太子太保為總兵都督僉事徐珵為副總兵俱乘傳往天子以非常遣慰撫意甚至佑抵鎮即上請益兵食未報及諜虜中語欲寇宣府東遼左西而兵部尚書丁汝夔黜於機事又蕙謂　上厭聞之不悉奏止申飭薊州撫鎮嚴備耳警漸夥

乃發諸邊兵萬二千騎及京兵二萬四千騎分布諸關隘邊兵取羽檄符會期久又遠未悉到京兵市人子大都為人傭作急取數耳不復能見敵以為常八月十五日虜俺答等部至古北口以數千騎騎備鍬钁攻墻且嘗我而薊州兵出火炮矢石從上下敗之虜乃悉衆入綴我師而別以精騎繇間道潰墻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虜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亡筭先是家君以御史按順天得報虜攻古北口度我兵弱非能禦者夜草疏言虜慓悍若風雨而古北口距京師僅七舍漫衍無衛戍瞭望　神京陵寢萬一蕩搖事係非小請速集廷臣議戰守策早上之而身出駐通州曰此城　國家喉領也召吏民給仗聽約束拘收漕艘泊西岸甫畢而夜半虜果至營河東家君復為疏請援兵縋城使使來　京師始震恐集諸營兵少壯者已悉出邊堠敗死餘僅四五萬老弱半之而揔兵提督太監役占又萬計倉

卒從武庫索甲仗武庫閹又援例需價以不時發久之未能軍丁汝夔乃始以聞　上上大驚詔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提督九門各文武大臣守之又別　詔都御史商大節督給事御史募良家子蒼頭義軍垂四萬合坊甲保伍列諸門睥睨間集天下應武試者千餘人分從諸大臣賊逼通數日前沮水未能度家君日夜乘城守廢寢食連告急中議乃遣都御史王某以三千騎往通而咸寧侯鸞以大同三萬三千騎至保定都御史楊守謙以五千騎至延綏游擊將軍徐仁以三千騎至　上內視稍彊各　賜書褒予金帛令躡賊而拜咸寧侯為平虜大將軍諸道兵悉屬焉加　賜龍衣上尊玉帶千金得密啟封記其文曰朕所重唯卿一人再進守謙兵部左侍郎總團營各路太子太保徐階奏釋故叅將戴綸毆陽安等繫令從軍自效都督陸炳請出太倉米減直濟流徙老弱俱報　可尋以都督炳言戶部臣不早計餽餉

軍興食緩期士道多餒死　詔尚書李士翺而下褫職冠服領事徐階又密請　上還大內視朝問群臣計事　上心動而六科給事尋窾復有疏　上切責之丁汝夔在兵部恇怯擾擾撓之衆束手耳時遣募哨賊虛實者非素習出城道遇老弱扶血即引歸妄言見賊某所某所汝夔第首頷不肯覈行罰即宜賞亦嚄唶手尺布斗米勞之以故賊切近卒不可憑據而成國公希忠等自以營兵少恐見且獲罪乃東西調掣擒補士疲不得息家人漿食無所爭躡嚅出恚語而竟莫曉誰調也則群詈丁某丁某欲肉之云語稍稍聞　上時宣府延綏遼陽山西援兵漸集悉隸屬咸寧侯而楊守謙以保定兵營城下虜輕騎刼掠焚積聚或三兩旅進誘我兵欲縱守謙恐陣動約勒不得發是日賊掠監馬御廐獲內使八人不殺維之見俺荅踞坐氊帳中謂曰若歸見　大明皇帝好為我致書因觧送歸見　上啟書多嫚語求貢　上乃召大學士嚴

嵩李本尚書徐階對 便殿因出虜書示 命
徐階出集廷臣議許貢可否是日午文武臣既
集尚書階方出書顧六卿議云何咸唯唯相視
莫得發而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言此不必問問
則奸邪之臣必有以和說進者且虜大入寇震
宮闕罪在不赦而呢我吭迫乃許之此何異城
下盟諸君宜力請 天子御奉天門下 詔罪
已追獎故都督周尚文功 賜祠錄後赦給事
中沈束罪束坐請旌尚文下獄捐發藏金百萬以百金易
一虜不效貞吉當任其咎檢討毛起言虜勢急
暫許之邀以出塞既出而後不許起語瞀然中
貴人業稍稍聞 上矣是夕火光燭於天德勝
安定門北人居皆燬 上使馳騎召毛起至西
苑 賜酒食令條奏而以趙貞吉建言疏內批
擢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稱 詔齎萬金
宣 諭行營將士次日禮部示報羣臣具服俟
命闕下者亭午 上始出御 奉天殿行五拜
三叩頭禮惟守門大臣不在 上還宮群臣就

午門跪聽宣　勅諭於是群臣則皆蒲伏惴恐
計　上必重有所處分迨散門且鑰矣　御批
徵通州駐守都御史王某下獄而擢家君右僉
都御史代之某以先日至通則令兵第營城外
而身城中閉閤臥而已會咸寧兵來賊必引退
兵久饑其游騎或遺道入村店食而某發騎捕
執下獄死者以十數咸寧兵大閧欲甘心某巡
倉御史言狀　上怒故徵某虜燒掠近地連日
多係虜婦女寀者及耄倪悉飽刃而所殘破多
中貴人園宅別墅爭環泣相告訴言尚書丁汝
夔貳於賊假重兵故尼之且　上累有詔責發
殊不以為意而楊守謙怯兵距賊僅數武釋弗
擊夫人臣疾趨投袂而勤王者固如是耶　上
時從高望火心固已恚恨諸治兵者聞是益奮
不誅二臣亡以懲乃捕丁汝夔下詔獄就廷訊
復使使繇軍前逮楊守謙回下三法司議罪聞
上方坐齋宮促具獄論死牘冗吏人錄未竟僅
延刻而　上以法司比周緩之也於是刑部侍

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沈良才悉下獄廷杖貶祿秩數等丁汝夔楊守謙俱棄市汝夔仍梟首不許收葬流其妻三千里子謫戍鐵嶺刑科猶按例覆奏　上愈怒杖都給事中張侃百斤還里餘杖五十時賊前後出剽男女羸畜金帛財物稱載已乃徐徐從東行循諸陵而北諸道兵屬大將軍凡十餘萬騎相視莫敢前發一矢僅尾之出而已收斬遺稚弱馬者降或跳者八十餘以捷聞九月朔虜出境盡　京師始解嚴蘇祐改　勅為真總督復用故尚書萬達理兵部尋以未至罷之左諭德趙貞吉以復命忤　旨下獄九十謫邊邑尉指乃為　廷議發也兵部臣言團營五軍三千總帥不職寇來卒何以應之　詔勒太監高忠等入內罷成國公希忠遂安伯陳鏸柄奪兩月俸中外謂未蔽法云併三營曰戎政促咸寧侯鸞入理之徐珏代填大同進鸞位太保加賜金幣

北虜始末志

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兵二十五萬北伐逼京師元主開門北遁至應昌二年殂其國人謚曰惠宗而　高皇帝嘉其能達變推分遣使祭而尊之曰順帝皇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立亡何李文忠擣應昌破之獲太子買禮的八剌降其衆五萬人宮女財寶圖籍不可勝計元主以餘兵走和林右丞相擴廓帖木兒平章驢兒右丞賀宗哲咸會焉兵稍稍振立凡十一年而殂謚曰昭宗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七年而丞相納哈出以別部二十萬衆降於明又二年營捕魚兒海大將軍藍玉以十五萬騎襲擊大破之降其衆十萬益王走至也速迭兒遇害五傳坤迭木兒咸未幾而弒不復知帝號矣永樂初鬼力赤立非元裔也衆不附復弒之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乃迎順帝後本雅失里為主稱可汗而當洪武時强臣猛哥帖木兒擄瓦剌死衆分為三其酋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孛羅不肯與可汗朝會上表貢貂裘駿

馬珍異仍請封　詔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永樂七年遣給事中郭驥使本雅失里見殺　上大怒　勅淇國公丘福等討之而本雅失里已為瓦剌所襲破與阿魯台徙臚朐河矣丘福恃衆不為備全軍十萬騎皆沒明年　上自以五十萬衆出塞逐本雅失里敗之遠走而阿魯台自以其衆竄山谷請降貢馬　詔撫納君臣始各部而居又明年馬哈木等乘本雅失里弱滅之阿魯台上疏請為故主復讐　上不許然嘉其義封之為和寧王瓦剌貢使遂不至十二年　上以大衆討之馬哈木等三酋掃境來戰不利遂遁阿魯台使其大酋以下來　朝會　賜米五十石乾肉酒糗綵幣有差十三年瓦剌復請降貢馬謝罪十五年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為順寧王阿魯台恚遂叛入寇興和二十年　上討之次殺胡原阿魯台遯降其異部大酋也先土干等數千人還二十二年　上復親討阿魯台出塞數千里

不見虜還崩於榆林川而順寧王脫歡稍稍併有太平孛羅之衆至宣德九年遂急擊殺阿魯台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為可汗衆不可乃行求元後脫脫不花王為主以阿魯台衆歸之居汝漠北哈喇嗔等部俱服屬焉正統八年脫歡死子也先益强盛自稱為太師屢犯邊十四年大入破大同之師告急相踵 上遣駙馬都督井源等四將各萬騎禦之俱敗沒中人振挾 上親征出居庸至大同成國公朱勇等五萬騎為前軍復大敗勇死也先遂乘勝前逼 上於土木全師俱覆 上蒙塵也先詭稱送 上還潰紫荊而入躪畿輔直前犯 京師尚書于謙武靖伯石亨禦之也先走大掠而出餘衆之在京南者殲於楊洪軍而會中國已立 郕王為帝也先失所挾平章伯顏帖木兒從吏之復奉 上歸是時也先兵威出不花王上取羈縻而已景泰中 上數使使賂遺也先又通不花王以間之天順四年也先遂以兵滅脫脫不花

弑之致書　上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答　詔稱為瓦剌王成化中也先死諸子分部北邊其在西者為套虜犯陝西諸鎮在北者犯宣大山西離合不常世次莫可得而攷矣至弘治中虜酋火篩大舉寇大同我師敗績　詔平江伯陳銳為大將侍郎許進佐之出邊坐逗遛徵免虜勢益盛踏氷過黄河住牧改　命大將保國公朱永中貴人苗逵右都御史史琳合京邊兵十萬布常州禦之復不利火篩死邊患少息而小王子者即也先之後稱可汗者也或云元裔也滅也先遂主諸部常怒其相亦不剌欲殺之亦不剌懼擁萬衆掠凉州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族奪其誥印諸番散亡據其地而居之未幾復稱藩於小王子終正德嘉靖間犯邊殺掠吏民不已小王子分地絶遠介西北間善水草其人甚富而饒有牛皮帳九蓄珍寶直百萬嘉靖之十三年大同叛殺其帥陰搆小王子入援踐我師大同下而小王子得少利輒去不顧其二

從父曰吉囊曰俺答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次
饒俺答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為寇抄而
小王子衆以饒故射獵自娛而已雖控弦數十
萬人厭兵稀發吉囊有子十人人萬騎俺答亦
十餘萬騎而前後掠中國人埒之小王子雖號
稱為君長不相攝別種曰黃毛者兇悍不能別
死生衆少於三部虜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
徼取子女玉帛虜苦之後合兵逐北急擊大破
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併力我已亥辛丑吉囊
及俺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而解
剽殺吏民毆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吉囊所鹵忻
代倡伎縱淫樂不休卒病髓竭死諸子不相屬
分居西邊而俺答日益彊盛有子曰黃台吉臂
偏短善用兵其衆畏之用命過於父丙午自宣
府入隆慶總督翁萬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却
之會萬達憂歸尚文卒都督張達代而倩郎郭
宗皐為總督庚戌夏虜數萬騎入大同境潰墻
入悉精兵溝壑中而以老弱百騎為餌總兵達

副總兵林椿逐之既入伏悉殲焉事聞逮宗臯等治罰有差虜既得二將首遽引去意叵測而邊臣所遣諜者云方脯羊馬肉鍛鍬鑊傳箭諸部大舉矣議發邊兵萬三千騎及京兵三萬四千騎分屯諸要害邊兵取羽檄符會又遠以不時至而京兵市人洒削屠沽兒耳不復能見敵以為常八月虜至古北口以數千騎嘗我薊兵出火砲矢石從上下却之虜乃悉衆入綴我師而別以精騎繇間道踰嶺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虜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亡筭俄而犯京城游騎掠通州三河上大驚大司馬丁東手無策〻唯有杜門守而已旬日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兵至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又五日而遼東宣府山西勤王兵悉至　詔拜咸寧侯為大將軍護諸將兵凡十餘萬騎虜前後剽掠男女羸畜金帛財物稱載巨萬徐〻從東行循諸陵而北時諸道兵相視錯愕莫敢前發一矢僅尾之出而已收斬

遺稚弱馬者降或逃者僅八十餘以捷　聞咸寧侯既為政始議開馬市以中虜欲而寬其深入之謀則命侍郎史道往涖之俺答典其子貪中國賂因互市不絕然中國歲費以數十萬計所獲馬皆駑下而賊亦小〻為寇如恒時久之咸寧侯死事露虜復閑連歲入遼東再殺總兵岳懋殷尚質犯諸邊又圖大同右衛困之幾下日者余出使上谷所詢問梗槩一二俺答有四萬騎其精兵萬餘騎子即所謂黃台吉也有一萬騎其精兵七八千騎庶弟曰青台吉有萬騎其精兵三四千騎俺答老矣娶二妾棄其妻黃台吉怨之妾各子一人予萬騎自備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鎧長刀大鏃望之若氷雪然咸一當百者然不輕與我戰即餘騎足扼我矣宣大之間虜錯而畊牧如棊布也三城迤外障鳥唯有降人丘富者日夜教之火食屋居也然俺答竟不敢屋居也其衆亦畏暑有剽志而無據心即欲之宣大豈我有哉

黃台吉日夜扼腕曰老婢子有此兵而老死沙漠可笑也且旦日得虜柄矣

安南志

安南古交州地至宋黎氏始自國爲易李陳者二姓而我 明 高皇帝既平元使學士張以寧等持 璽書諭降之自是職貢無闕後王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殺季犛改國曰大虞稱太上皇使其子胡奢爲國主詐稱陳氏絕無後而奢其甥也請權國事 文皇帝許之俄而陳氏之孫天平者間道繇老檛傳至 京師其實 詔切責胡奢懼上表請天平還國封天平安南國王胡奢爲順化郡公使都督呂毅黃中大理卿薛嵩以兵五千護之國伏兵起殺天平及薛嵩授表於境事聞 上大怒而會占城訴其吞併狀有 旨乃拜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爲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大發兵討之成國公新城侯二十五將軍將兩京荆湖閩浙廣東西軍從廣西思明

府進西平侯十餘將軍將巴蜀建昌雲貴軍從
雲南臨安府進入境成國公麒　詔新城侯輔
行大將軍事兵彌坡壘隘留二關而入底富良
江西平侯亦破猛烈關突宣光江口出洮水度
富良江與大軍會於三帶州賊悉衆立柵屯守
師夜度大破之焚柵烟燄漲天乘勝攻下西都
燒其宮室前後斬首三萬七千級又破賊艘於
木九江斬首萬餘級又大破賊於鹹水關江水
為赤遂窮追季犛父子於奇羅海口悉獲之安
南平得户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粮器械
無筭捷聞　詔求陳王後已絶乃即其地立交
阯布政司都指揮司按察司為府十七州四十
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守禦千户所三論功
進封侯輔為英國公侯晟黔國公餘爵賞有差
下季犛等獄繫弗誅亡何餘孽簡定作亂僞稱
日南王既復僭號大越改元興慶黔國公討之
不利大臣死焉英國公輔復為大將率兵討破
擒之并其黨陳希葛等磔於京踰年而陳季擴

復叛季擴即簡定從子也稱陳氏後以惑衆其勢重於定輔復率衆往討轉戰連歲始獲之自輔之下交南凡三獲偽王威震西南夷中遂留填其地而尚書黃福掌布按二司事有威惠衆脅息莫敢動尋　召輔歸福亦以父得代而中貴人馬騏者貪而煩苛失衆心黎利遂乘之反初捕之不勝以為上巡檢不奉命復討之不勝所攻沒郡邑十數特　詔赦之為升華知府利攻剽自如　命成山侯王通佩將印發二廣兵四萬并鎮兵討之凡十餘戰勝負畧相當利益盛遂前逼交州通告急　詔安遠侯柳升以精兵七萬往擣角平賊升勇而輕自以千騎為前鋒敗利兵遂前追之伏發橋壞升中創死大軍聞之逆自潰成山侯懼不敢出乃與利約和以交阯棄之引兵還利於是送還安遠侯將印文武官吏四百十七人兵萬三千一百七十名馬千二百疋進代身金銀香象布帛謝罪且乞封而　宣宗用大學士士奇榮策　遣禮部左

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等持　璽書赦利且推求陳氏後立之利詭陳氏已絶凡再往返始遣禮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　册為權署安南國事利遣使入謝鮮歲金五萬兩然已改元順天帝其國中矣宣德癸丑利死子麟立一名龍僭號紹平偽謚利為太祖高皇帝遣使告哀以代身金人来　册權署國事正德丙辰復遣偽國公阮叔惠来求封　許之　遣兵部左侍郎李郁左通政蔡亨持節　册為安南國王賜馳紐金印以方物入謝麟復改號大寶久之死子濬嗣一名基隆僭號太和偽謚麟為太宗文皇帝請册朝貢不絶天順己卯為庶兄琮所弑自立僭號天興明年頭目黎壽域等起兵殺琮而立濬弟灝一名思誠僭號光順請册成化初與鎮安土官守岑宗紹相攻為岑氏所敗占城王荼全攻其化州灝自率兵救之占城退走乘勝逐北抵其都破虜王荼全以歸弘治丁巳灝死子暉嗣一名鐏僭號景統偽謚灝

為聖宗淳皇帝請冊甲子暉死子敬嗣僭號泰
貞未踰年而死遺命立其弟誼僭號端慶偽謚
敬為肅宗欽皇帝請冊誼立四年死於弒其頭
目黎廣度黎恫鄭江等表誼寵信母黨阮种阮
伯勝等恣行兇暴民不堪命阮种阮伯勝等圖
竊國柄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阮种等遷
誼別宅逼令自盡欲立阮伯勝本月二十八日
臣等兵國人共聲其黨與盡伏誅臣等竊見故
國王黎灝弟子故臣黎玿之第三子黎賙堪任
國事乞賜襲封王爵　詔許之賙一名瀅僭號
洪順追謚誼為厲愍王初灝生二子長即暉次
子玿一名鑛偽封錦江王暉生敬誼玿生灝賙
誼被害時玿與灝俱先死故國人立賙而灝之
子偽沱陽王譓及弟慮以兄子不得立灝妻鄭
綏女譓妻鄭惟鏟女是時鄭宗強且握兵柄於
其國立賙非其意也賙既立偽尊父玿為德宗
建皇帝然多行不義疑忌同姓大臣國人惡之
正德丙子春鄭惟鏟鄭綏與其黨陳真殺賙諒

山都將陳暠自稱陳氏後與其子弁以諒山之甲逼交州攻殺鄭惟鏟自立偽號天應為陳真所攻退走諒山鄭綏等共立諶一名椅僭號光紹偽尊顯為哲宗明皇帝謚賜曰靈隱王追謚誼為威帝遣陳真攻陳暠於諒山暠病死其大臣阮弘裕等討殺賜之罪攻鄭氏鄭綏及其子惟代惟俊奔清華惟鏟子惟僚等奔高平是時國兵柄未有所屬莫登庸陰懷不軌諷群臣推已典兵諸軍道俱聽節制既得志漸除諶左右易所親信防守之而退居其國之海陽府黎諶潛起兵攻登庸反為所敗出奔清華依鄭綏登庸乃偽立慮僭號統元追謚賜為襄翼帝時嘉靖元年也至六年又酖慮并其母殺之而自立偽謚慮曰恭皇帝是時諶尚據清華乂安順化廣南四道其舊臣不服登庸者分據險阻為之聲援登庸立其子莫方瀛居守偽都自稱為太上皇率兵以拒諶奪清華據之黎諶敗走乂安又追至乂安黎諶敗走葵州又追至葵州黎諶

走入哀牢國哀牢即老撾也以嘉靖九年九月憤悒死子寧甫七歲故臣黎峒鄭江黎禽鄭惟嶟等共立之居於清化府之木州添馬江與老撾隔界有兵馬三千及本州兵五千登庸屢遣兵攻之而老撾時為援不能克登庸者荊門人世業漁以武舉為陳嵩叅督後自拔歸黎譓畧戰功封武川伯鎮海陽以重賂賂譓左右得入柄軍政加太傅封仁國公遂至篡奪偽國號曰大越改元明德三年令其子方瀛襲偽位僭號大正云而鄭惟僚者以黎寧命來請兵　上欲討之與武定侯郭勛議不合內閣輔臣夏言等承　上旨乃下兵部議以咸寧侯仇鸞為大將尚書毛伯温為監督與兩廣總督侍郎蔡經等合廣東西雲南漢土兵分二道入討進止咸取伯温咸寧弗與也時叅政翁萬達多筭善兵能探伺情偽伯温經咸伏之乃聚兵使以轂恫喝登庸而誘使歸順登庸於是為降表請罪獻諸州侵地及代身金人以自贖伯温等為壇兩軍

相距而使三司以禮服升壇登庸脫帽徒跣伏壇下萬遲稱　詔赦之具其事上聞　詔改安南國為都統司從二品銀印以登庸為都統使班師伯溫等加秩有差然登庸狡知中國厭兵一譙外貢使不復至而帝其國自如也久之登庸與子方瀛相繼死孫福海嗣位又死子幼方六歲大臣阮敬等專權國復亂矣此所紀僅國朝以來事

哈密志

哈密故唐伊州地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為西域諸國之喉咽元族屬威武王安克帖木兒居之永樂四年遣使入貢詔封為忠順王賜金印即其地置哈密曲先罕東罕東左凡四衛其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國貢使至者咸至哈密譯文具聞乃發而土魯番者強番也控弦可五萬騎忠順王三傳而至脫脫卒子孛羅帖木兒立為其下者林所弑王母弩溫答力守國成化中土魯番酋阿力調其衆掠赤斤蒙古不從恚即以兵刼王母及金印歸王母之外孫罕慎遁肅州

久之甘肅守臣奏納罕慎罕慎復王哈密而阿力死
予阿黑麻代之罕慎貪而殘失夷衆心弘治初
阿黑麻挾詐殺罕慎據其城上言罕慎非王裔
不稱請自王哈密下兵部尚書馬文升議不許
仍　賜璽書切責阿黑麻悔懼上金印及還所
據城　詔褒予金幣有差乃行求忠順之近族
故安定王裔孫陝巴為王使哈密頭目阿木郎
輔之阿木郎勾引哈剌灰夷掠土魯番阿黑麻
怒復以兵入刼陝巴及金印而支解阿木郎以
殉弘治六年事聞命侍郎張海都督緱謙經畧
之戍土魯番使四十餘人於兩廣阿黑麻遂自
稱可汗畧罕東諸衛聲欲取甘州而海等以奉
使不稱下獄謫免矣八年阿黑麻留其將牙蘭
守哈密精兵不過四百騎甘肅撫臣許進帥臣
劉寧諜知之乃以三千騎襲破哈密牙蘭走獲
陝邑妻女并牛羊三千宥其脅從者八百人還
陞賞各有差九年阿黑麻復據哈密乃奏送回
陝巴及金印城池易故四十餘使詔起前威寧

伯王越帥諸路議還其使陝巴至則復故封遣兵護之國所以勞賜阿黑麻哀厚十七年哈密諸部以陝巴嗜酒掊尅欲迎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來為王陝巴惧跳之沙州而會阿黑麻死諸兄弟爭立真帖木兒弗果來都督寫亦虎仙等部誅謀叛者迎陝巴復之是年卒其子拜牙即立時真帖木兒以亂故依中國留甘州而其兄滿速兒稍定國亂自立矣上書求真帖木兒未許正德六年始議遣還湯沐衣幣護之出境而滿速兒已復襲下哈密逐拜牙即走詔左都御史彭澤帥師往經畧之澤宿將也度未易兵定乃以繒綺二千白金器皿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滿速兒喜因請還金印及城池而澤不俟報輒上書言事定乞歸召還掌院事滿速兒諜知兵罷即不肯遽還金印城池所要求無已而使出入肅州不絕且頗與肅降夷款兵備副使陳九疇疑之悉捕下獄而阻勞賜金幣不出關於是滿速兒以萬騎寇肅州游擊芮寧出戰不

利亡八百騎九疇嬰城自守復疑其使內應悉
捶殺之而使使媾厖剌達兵掠土魯番部落速
壇兒狼狽走軍從後徼之頗有斬獲而兵部尚
書王瓊與澤有郤發其辱國欺罔及陳九疇輕
率專擅激變喪師上聞大學士楊廷和等雅與
彭澤善不獲已奪官又捕陳九疇下之獄亡何
武宗崩給事御史劾王瓊挾私忌功廷和為內
主乃逮瓊戍之起彭澤為兵部尚書出陳九疇
於獄以都御史撫甘肅尋速壇兒以二萬騎入
甘州焚舍廬剽人畜九疇拒之出境斬獲亦相
當又遇海西虜亦不刺敗之鹵首百餘即上言
速壇中流矢死矣捷聞遷秩有差會廷和坐議
禮罷彭澤亦罷新貴人璁蕚用事廷和讐也知
王瓊怨之故力薦為西帥瓊復上書辨澤九疇
事且言速壇兒實不死按驗當九疇誣罔論戍
而瓊出揚兵境上喻速壇兒利害遷哈密罕東
諸部散之近地速壇兒讋不敢為寇諸國稍通
貢然哈密竟不復城而金印失矣尚書胡世寧

畧士也與聰蕚善然頗不甚直瓊而極言九疇材武數推轂不果用夫　國家立哈密欲以為外臣藩西陲耳卒之兵連禍結幾與明相終始其害何如也即嚴兵不能滅土魯番棄哈密閉關絶貢寘之度外可也兵不足威賞不足結柰之何竭中國之財力而填之竟取辱也雖然其內事猶有可論者夫彭澤躁而輕然其不用兵旨可採也陳九疇果而核然其材不可失也功罪亦相當楊廷和似有挾然其所超進皆才也王瓊愎而修怨然其經畧之策似長也聰蕚似公然其所快在私也合而論之可思已

三衛志

自北虜外我膏肓之患而不能絶且不宜絶者則無如朶顏三衛焉其人始為兀良哈即奚契丹種類也洪武中為蒙古所抄乞降　高帝為置三衛統之自大寧前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唯朶顏最強久之仍

叛附蒙古　文帝從燕起靖難使使以賂請而兀良哈以騎來從戰有功先是即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為外邊使寧王鎮焉文帝乃移王與其軍內地而以其地界兀良哈等使仍為三衛其官都督至指揮千百戶有差約以為外藩歲給牛具種布帛酒食良厚亡何復叛附阿魯台二十年上親征阿魯台還討之大敗其衆於屈烈河斬馘無筭宣德三年上出獵巡邊駐蹕遵化適其衆萬餘寇上以鐵騎三千逆擊大破之獲首數千級正統九年詔發兵二十萬分四軍成國公朱勇出喜峰口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左都督陳懷出古北口踰灤江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破福餘於全寧復破泰寧朶顏於虎頭山鹵男婦以千計馬牛羊以萬計還加公勇太保伯亨進徹侯都督諒懷　賜爵伯自是三衛雖衰敗然怨我刺骨因通也先為鄉導入寇矣後復謝罪入貢　國家亦撫納而小小為

寇抄不絕至正德間闌入邊射殺叅將陳乾薊兵討之走最後都督馬永爲薊帥有威信三衛夷畏而親之不敢動嘉靖中薊鎮撫臣貪功尋都而掩之獲首百餘復走誘俺荅大舉入塞庚戌之變固三衛導之也仇鸞既當國知三衛弱欲發兵擣其地以爲功督臣何棟以不可宛轉解乃止入貢如初大抵其俗喜偷剽時入漠北盜馬三四人驅千百匹虜以衆來攻不敵則降而事之爲鄉導至婚子女詛誓相媾而貪中國賜予歲來朝撫之厚則更以虜情告我得預爲備故迫則驅入虜信則隨其計善處之則因而爲間雖藩籬失而耳目猶在也

倭志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於閩浙爲東北隅其國主以王爲姓世世不易文武官僚亦然有五畿七道統郡至五百七十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户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沒於水不

得志日本亦絶不復來貢　高帝初遣使臣
趙秩諭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丞相胡
惟庸謀叛令伏精兵貢艘中計以表裏挾　上
即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其卒而
發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絶不
與通於是遣信國公湯和等沿海規畫自南直
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西咸置行都司以備倭
為名犬羊盤錯矣永樂初太監鄭和等齎賞諭
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　詔厚賚之封其鎮山
則勘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無何三千人
犯遼東為都督劉江所破殺無噍類自是斂跡
不敢大為寇而小小抄盜亦不絶或其主不知
也其貢則恒多先期而至要以利中國給賚與
互市為利耳嘉靖初其主幼冲不能制群臣右
京兆大夫高貢使宋素卿貢亡何左京兆大夫
內藝興遣宗設貢咸強請勘合後先至寧波爭
長不相下宗設衆盛於宋素卿遂攻敗之追北
至紹興躪諸郡縣殺掠以千計都指揮劉錦及

千百户等官遇之皆死後以詔指諭且下宋素卿獄始肯聽徐徐解自是有輕中國心矣而中國亡命者多跳海聚衆為舶主往来行賈閩浙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奴自衛而閩浙閒奸商猾民覬其利厚私互市違禁器物咸托官豪庇引有司莫敢誰何黠者又多取其責匿去莫與酬舶人怒則輒有所殺害而他舶不為商者又行剽掠海中漸彰聞 朝廷慮之乃特設閩浙巡撫開軍門聽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紈素潔廉然鋭果壯往則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舶盜淵藪破誅之而又嚴根株通海者令迫急諸豪右咸惴惴重足立其仕宦貴臣相响紈不休竟以擅殺逮紈及置二司用事者於理紈恚自殺乃罷巡撫不復設而舶主土豪益自喜為奸益甚官司視以目眞之禁矣壬子賊始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議復設提督都御史用家嚴為之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軍府草創財用殫屈家嚴於是益召募驍勇委

良將申約束委諜其巢穴覆之斬獲以千計於是移舟而南犯吳松郡二郡固都會素沃饒而其民愈怯弱賊至則咸懷散不支稱載而去所被攻剽郡邑爭以檄書上　聞巡撫操江憲臣相繼罷而家嚴又以雲中急改鄧鉞　天子數憂東南計用張經矣倭賊勇而戇不甚別生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鬼則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反客主勞逸而用之此所以恒勝也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人比比蝟起而舶主推王直為最雄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生不下十餘帥張經者南京兵部尚書也　朝計調二廣狼土兵討之而經舊常為彼總督有威惠經亦慷慨以平賊自負故用為大帥鄧制當天下半得以便宜行事開府辟召諸郎署參佐中外忻忻謂賊旦夕盡矣然經素貴侈靡行事有承平風而諸特用大將何鄉沈希儀等名位極老而驕新進之士又慓猾果往速退田州瓦氏及山東槍手兵連戰敗

去經望實稍稍損矣而侍郎趙文華出督察文華繇上疏行有所負挾頗指凌經而經以大臣自重出其上文華恚則疏連劾經謂其才足辦也特家閩避賊讐故夔嗜縱賊爾而會兵科亦有言　上怒甚趣使捕徵經經則已聚兵大破賊於嘉興斬首二千級溺水死者稱是兵科言宜留經以賊平自効不聽併巡撫李天寵皆論死文華既以攘其功則奏趣巡按御史胡宗憲代天寵督臣亦有更置由是中外文武惴惴重足立憂不在倭矣文華俄還朝進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而宗憲亦遂以兵部侍郎總督無何徐海入寇圍巡撫阮鶚鶚浙地告急疏上尚書趙文華請出督許之其進止機宜如張經加重乃與宗憲誘徐海降而合兵掩捕平之海死進文華少保宗憲亦遷右都御史又明年獲王直王直故徽人也以事走海上後為舶主頗尚信有盜道雖夷主亦愛服之而其姓名常借他舶以是凡有入掠者皆云直主之蹤跡詭秘未可知

也宗憲亦徽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若為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而直亦自奮言必能肅清海波贖死命宗憲與之誓甚苦直信之從入杭州宗憲具狀聞上然不敢悉其故廷議以直元兇不可赦棄市宗憲亦得加太子太保餘遷賞有差然其衆無歸者而寇浚犯淮楊不利連犯吳越巢閩中首尾七八歲間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千萬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雅不相當而轉漕軍食橫賞賜乾沒入槖中者以鉅萬計天下騷動東南髓膏竭矣胡松著海圖說曰始倭之通中國也實自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溫州寧波以入風東北汎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蓋其去遼甚遠而去閩浙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北也短行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

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舶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湖島分船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艅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人猫洋入金塘蛟門）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厨入湖頭渡）犯昌國（入石浦）犯台州（入桃渚海門松門諸巷）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艅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澳陽山兩頭洞三姑山入螳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島列表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衢徐山入鰲子門赭山薄省城）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滙（過馬跡潭而西）犯太倉（過馬跡潭而西北）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瞭月嘴涉谷櫝山而犯瓜傍常鎮）若在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楊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則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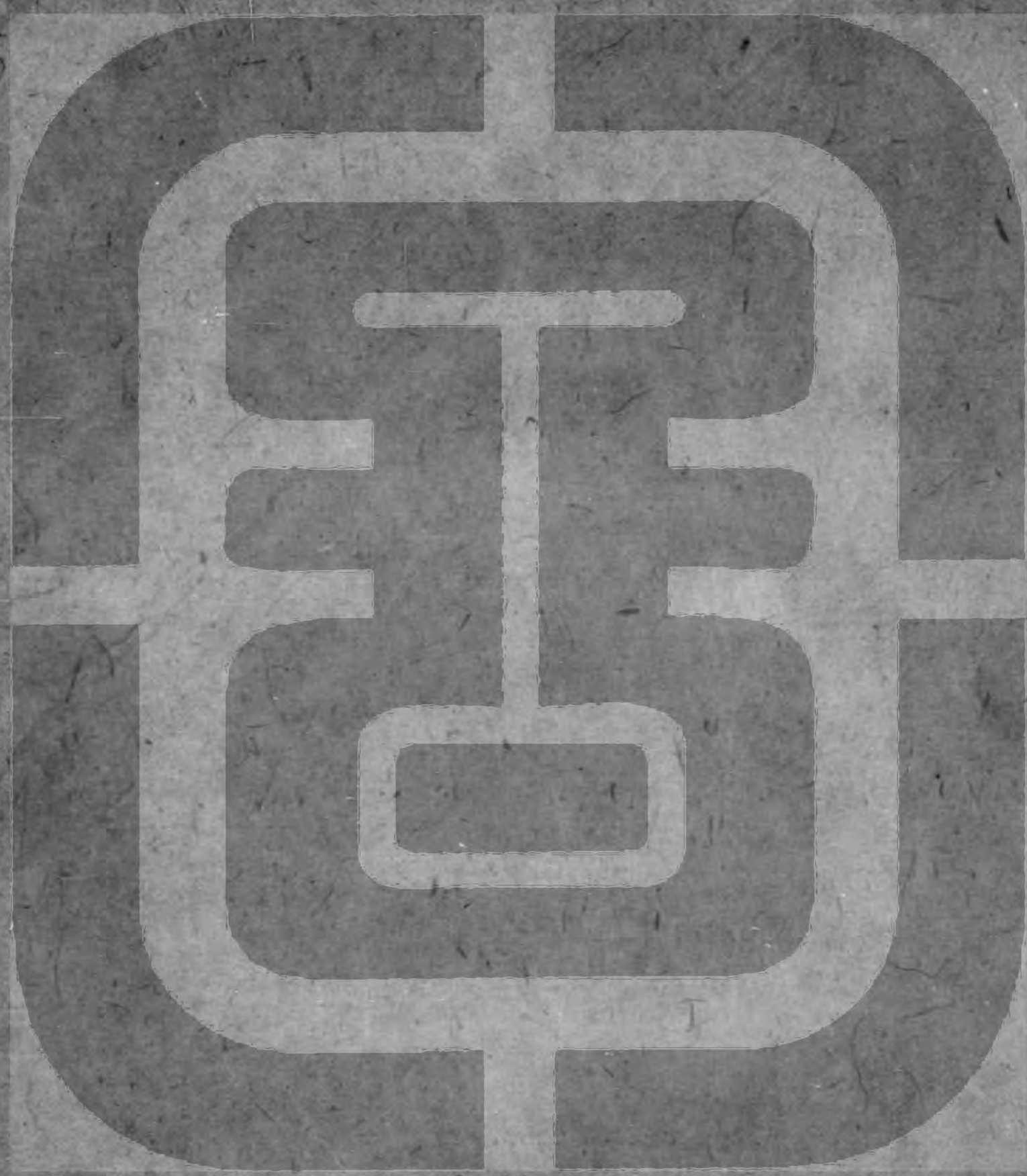
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刼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此入寇者夏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竺前竺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附貢舶或因商舶而來其在寇舶率皆貧而惡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如中國總督府之儀）相吞噬今惟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貪滅亡倭蓋無常尊定主矣（山城君倭王別號也）

先北虜次南倭志大害也又次安南志大舉也又次哈密志大謀也夫哈密末矣閉玉關而絕西貢之路可也安南雖故版圖夷之久

矣弗復可也北虜不易勝者也倭能勝而不得所以勝之者也練士卒固險要明賞罰此書生談耳寇孰有易之者乎夫虜與倭亂我者也非歆有我者也憂不在南北而在中土機不在將帥而在朝廷失不在地利而在人心嗚呼亦未如之何已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十九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徐中山世家

中山王徐達者鳳陽人世業農至達而少有大志好武事達為人長身高顴赤色沉毅剛決其儕伍咸莊憚之時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王而高帝為其部帥用事達杖劒徙從之一見語合收置麾下嘗從畧定遠張家堡得其兵三千人